

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

——以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中心

羅麗馨*

摘要

江戶時代朝鮮十二次派遣使節至日本，目的是交涉送還俘虜、探聽日本國情、祝賀將軍襲職、文化交流等。朝鮮使節至日本，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秉性好惡、學術文物、自然人文等，都有相當程度的觀察，並且留下不少紀錄。本論文主要根據這些紀錄，探討其對日本自然與人文景觀的觀察。

朝鮮使節在其使行錄中，對日本的地勢、山脈、湖川、平原等自然景觀，及名剎、史蹟、浮橋、三都（京都、大坂、江戶）的地理形勢、城池結構、都市規劃、市容景象等人文景觀，或地震的感受、水車的功能、甘藷的作用等，都有詳細紀錄。

通信使對日本自然景觀的觀察，並沒有太大差異。使節最遠至日光山，東北陸奧並未踏足，對陸奧及以北地區的景觀記載不多，且多推測。對富士山的印象是，山頂白雪皚皚四時不融，四日路程之遙亦能遠見。京都琵琶湖的景致，應當不亞於洞庭湖。連亙不絕的翠竹蒼松，幾乎所有使節都有著墨。

人文景觀方面，通信使比較三都，但隨三都的發展，對三都的重要性、人口成長、繁榮程度等，看法有很大差異。對名剎、史蹟的觀察，則常以自國立場作批判。另一方面，他們對「利用厚生」問題，注意並不多。

通信使所至地區有限，其對日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觀察，僅是部分，並非全貌。朝鮮王朝的對外觀，基本上是慕華思想，視日本為文化低劣的國

* 作者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家。此種文化優越意識，使通信使常無法用較客觀的角度觀察日本。

關鍵詞：江戶時代、通信使、使行錄、利用厚生、優越意識

一、前言

朝鮮最早有出使日本紀錄，始於宋希璟（1376-1446）的《老松堂日本行錄》，此書為詩文體。其後有申叔舟（1417-1475）的《海東諸國紀》，¹二書均是室町時代的著作。1590年副使金誠一（1538-1593）至日本祝賀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交涉送還俘虜事件，1596年正使黃慎赴日交涉日本撤兵，兩人亦分別撰有《海槎錄》和《日本往還日記》。江戶時代，朝鮮王朝派遣十二次使節至日本，除1617年至京都，1811年至對馬外，其餘十次均至江戶，其中又有三次至日光。²朝鮮使節至日本的目的，初期是交涉送還俘虜、探聽日本國情、祝賀將軍襲職。但在朝鮮國內情勢較穩定後，祝賀將軍襲職和文化交流成為主要任務。朝鮮使節赴日本，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風俗、自然地理、學術文物、人性好惡等，都有相當程度的觀察。正使、副使、從事官、製述官、譯官等，都留下有他們對日本的觀察紀錄。其中不免有誤解、偏見、蔑視等言論，但卻是瞭解當時朝鮮人對日本看法最直接的史料。

1748年的正使洪啓禧（1703-1771）最早匯集這些日本紀行，並名為《海行摠載》。1763年，徐命膺（1716-1787）加以謄錄，並改名為《息波錄》。³其中除卷首有〈前後使行備考〉一編外，包括高麗末期鄭夢周（1337-1392）的〈奉使時作〉、朝鮮王朝初期申叔舟的〈癸亥以書狀奉使時作〉和《海東諸國紀》、俘虜姜沆（1567-1618）的《看羊錄》等，總計收錄六十一編，二

1 田中健夫認為，此書是朝鮮認識日本的集大成，也是朝鮮認識日本的開始。田中健夫，〈十五世紀日朝知識人の相互認識〉，田中健夫編，《前近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22。

2 各次往返之旅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東京：明石書店，2000），頁324-362。

3 《息波錄》匯集有27種。趙曦，《海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7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十月初六日」條，頁6下-7上。

十七種日本紀行。⁴ 1764年，正使趙曦（1719-1777）從徐命膺取得此書，他在出使日本後，亦撰有《海槎日記》。1800年，其子鎮寬（1739-1808）向1764年使節團成員之一擔任書記的成大中（1732-1812）求序。中村榮孝推測，大約是成大中在《息波錄》末後添加趙曦的《海槎日記》，並恢復《海行摠載》原名。⁵

本文使用的《海行摠載》，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1986年再版。收錄有1607-1811年十二次通信使的二十種紀錄，及鄭夢周〈奉使時作〉、宋希環《老松堂日本行錄》、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金誠一（1538-1593）《海槎錄》、黃慎（1560-1619）《日本往返日記》、鄭希得《海上錄》、姜沆《看羊錄》等。另外也使用成大中《日本錄》（韓國高麗大學藏）金仁謙（1707-?）《日東壯遊歌》，及收錄於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中的朴梓《東槎日記》、趙珩《扶桑日記》、洪致中《東槎錄》、洪景海《隨槎日錄》、元重舉《乘槎錄》等（參見附表）。本文主要根據這些紀錄作分析。由於政治與文化方面的觀察，日本與韓國學者已有不少研究。⁶ 社會方面的觀察，筆者另有論文發表。⁷ 因此本文僅就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二方面作探討。

4 趙曦，《海槎日記》，「十月初六日」條，頁6下。鄭希得，《海上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頁64下，趙曦〈跋〉載：「其中姜睡隱沆看羊錄，即記其壬辰被虜事實也。雖非使者之所錄，其感慨忠憤有足觀者，此所以並載於是書者也。」

5 国史大辞典編輯委員會編，《国史大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第3卷，中村榮孝，〈海行摠載〉，頁38。

6 映像文化協會編，《江戶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毎日新聞社，1979）。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關係史の研究》（東京：文獻出版，1986）。芳賀登，《日韓文化交流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1986）。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東京：明石書店，1997）。辛基秀，《朝鮮通信使——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東京：明石書店，1999）。辛基秀，《新版朝鮮通信使往來——江戸時代260年の平和と友好》（東京：明石書店，2002）。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7）。李進熙，《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講談社，1999）。任東權著・竹田旦譯，《朝鮮通信使と文化传播》（東京：第一書房，2004）等。

7 羅麗馨，〈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1(2008.6): 203-256。

二、自然景觀

朝鮮使節於使行錄中，對日本的地勢、山脈、湖川、平原等，都有詳細紀錄。由這些紀錄，大致可觀察朝鮮人對日本自然景觀的印象。

（一）地勢

李景稷（1577-1640）、姜弘重均記載，日本地勢如人字形。即從東山道到京都，都是陸地。在近江道，近江湖水西流入山陽與西海間之大海，自此開始分兩股。右股從京都迤北西走，包括山陰、山陽二道為陸地。左股從京都迤南西走，為島嶼，包括南海、西海二道。形狀如人之兩股。⁸ 金世濂（1593-1646），《海槎錄》載：

曾見弇州集，謂倭國如人字形。及見地圖，怪其不類。今此四州（四國）、九州與山陽、山陰為左右股，始覺人字之說信然。曾見利瑪竇所記，四大州日本奧陸地方，曲如規尺，人字之說，亦以此耶。⁹

即金世濂看了日本地圖後，覺得日本地勢確實像人字形。他認為利瑪竇（1552-1610）曾記載，四大州日本奧陸地方，彎曲如尺規，人字之說大概亦是因此之故。又，趙曦，《海槎日記》載：

日本為國，在於我國南之東。……曾見日記，謂以人字形。以地圖觀之，則南之紀伊，東北之奧陸，當為陽畫之頭尾。南之太和，西北之對馬，當為陰畫之頭尾。¹⁰

趙曦對日本地勢呈人字形的認知是，南之紀伊至東北陸奧，是人字陽畫的頭尾；南之太和（大和）至西北對馬，為人字陰畫的頭尾。成大中，《日本錄》

8 李景稷，《扶桑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3輯，「十月十八日」條，頁21下。姜弘重，《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3輯〈聞見總錄〉，頁45上。

9 金世濂，《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4輯，「十一月九日」條，頁9下。

10 趙曦，《海槎日記》，「六月十八日」條，頁50下。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23載：「按實用編云：日本在溟渤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陸奧居東為尾。」

亦載：

倭國地形如人左側，其首張兩脚而立。肥前其右跗也，長門其左跗也，陸奧出羽其首也，東武其頸也，大坂尻臀間也。¹¹

成大中更詳細指出，日本地形如人之左側，肥前是右足，長門是左足，陸奧、出羽是頭部，東武是頸部，大坂是臀部。另外，慶暹則認為，日本之地勢前尖後圓，形狀如琵琶。¹²

至於四方之界，慶暹之記載是，東西大約六十餘日程，南北大約十餘日程。¹³ 金世濂與申維翰（1681-？）則較詳細指出，東為陸奧，西為肥前，南為紀伊，北為若狹。但兩人對東西與南北距離之記載，略有差異。據金世濂記載，東西四千一百五十里，南北八百八十里。申維翰之記載為，東西四千二百里，南北不過九百里。¹⁴ 若據趙曦對日本人字地勢的看法，則東西為八百里，南北為四千里。¹⁵ 陸奧之北有蝦夷島，此為「野人之地」、「地惡不可居」。¹⁶ 朝鮮使節更將日本地形與朝鮮作比較，如姜沆認為日本領土不及朝鮮；金世濂認為山陰道之隱岐與朝鮮嶺東最接近，京都正好是朝鮮北道，江戶則與朝鮮六鎮相對。申維翰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日本地形在「天地之正東」，與朝鮮「齊等而差高」，只有對馬在朝鮮之南。日本之山城、大和等地與朝鮮關東諸郡相當，江戶以北則與朝鮮嶺北六鎮相當。¹⁷ 黃慎言，日本幅員稍大於朝鮮。¹⁸ 成大中則言：「曾聞其幅圓闊於我國，而身親經歷，乃知其

11 成大中，《日本錄》（有二冊，此書無頁次，筆者依次編頁碼）第1冊，頁1下。

12 慶暹，《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下，頁52上。

13 同前註。

14 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23下。申維翰，〈附聞見雜錄〉，《海游錄》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頁4上。朝鮮10里等於日本1里。南龍翼，〈風俗·雜制〉，《聞見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頁16下。姜沆，《看羊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頁17上載：「日本極東則陸奧，極西則肥前。自東陸奧至西肥前，四百一十五里。極南則紀伊，極北則若狹。自南紀伊至北若狹，八十八里。」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下載：「南北七百里，東西四千里，而十里剛敵我國八里。」

15 趙曦，《海槎日記》，「六月十八日」條，頁50下。

16 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23下。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上。

17 姜沆，《看羊錄》，頁17上。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23下。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上。

18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頁55下。

不然。」¹⁹

西海道之文字城與山陽道之赤間關（下關）相對，為海路往來門戶。²⁰赤間關至大坂間，有所謂內洋。趙曦記載，此內洋分南北兩支，北支由長門經周防、安藝、備後、備中、備前、播磨等州，至攝津州。南支始自豐前、豐後二州，越海經伊豫（伊予）、讚岐，再越海經淡路後，又越海與北支合於攝津州。此內洋水路即船路。²¹由於島嶼之間常有風濤之險，行船相當困難。《癸未東槎日記》載：

過赤關以後，則海水或濶或狹，中多島嶼，或兩山相對，其間不過百餘步。淺灘悍急，必待潮漲而行。小遇風浪，則舟行甚難云。²²

知其間島嶼多，淺灘急，必待漲潮才能行船。即使是小風浪，亦無法行舟。黃慎《日本往還日記》載：

下關以西則陸地在南，上關以東則陸地在北，如我國之東西海。但一邊是大洋，故風濤稍緊。則船行之艱，甚於涉洋。通信之往返也，行船日子則俱不過二十日。而待風留泊之際，遂至久滯。²³

即此航路有風濤之險，行船困難。通信使往返，真正行船皆不超過二十天。但因必須等待風勢海濤，遂不得不停泊久滯。

（二）山脈

根據通信使的記載，日本諸山皆源於東北，地勢東高而西低，中為富士山。²⁴自富士山又分兩支，一支由磨鍼嶺而為南海諸山；一支連亙西北為京都鎮山，再分為山陽等道諸山。²⁵日本名山，有駿河州富士山，山城州愛宕山，

19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下。

20 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45上。「文字城，浦名硯水」、「距赤間關甚狹，不能數百步。」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一日」條，頁8上；「十一月九日」條，頁9下。文字城應是門司之誤。

21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日」條，頁22下。

22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五月二十五日」條，頁24下。

23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頁55下。

24 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23下。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下。

25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三日」條，頁11上、下。磨針嶺在絕通嶺之東數里許，絕通嶺在近江州彥根城之東。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4下。京都鎮山為愛宕山。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十九日」條，頁33上。

陸奧州金華山，紀伊州熊野山等，其中以富士山為第一名山。²⁶ 通信使對富士山有不少描述，如姜沆，《看羊錄》載：

地有富士山，形如覆甌。頂有大穴，……六月常有雪。²⁷

慶暹，《海槎錄》載：

富士山在川（藤川）北，為一國宗岳。形如覆甌，山腰以上積雪深丈。正如隆冬，望之如銀山玉峰，聳出於重霄之上。……山之高廣，皆四百里。駿河、信濃、甲斐、上野、伊豆等州境，環繞其下。²⁸

姜弘重，《東槎錄》載：

山在大野之中，雄踞三州之界。截然屹立，突兀半空。白雲常起於腰下，浮空蔽天，無休歇時。雪積峯頂，四時長白。五、六月苦熱，亦不消融。望之懔然，真天下壯觀也。²⁹

金世濂，《海槎錄》載：

一峯特起，四面如一。自下漸尖，狀如覆鼎，高八十里，四時有雪。行路四、五百里之間，皆可瞻望。³⁰

南龍翼，《扶桑錄》載：

鬼然露半面於天末，遠可四日程，而它山不能掩，可知其高大也。³¹

申維翰，《海游錄》載：

即一朵亭亭如白玉簪，直插青霄。半腹以下，雲霞掩翳，又似大華山玉井露出白蓮花矣。

山光之白者，積雪長留，朱夏不消。

蓋其高峰萬丈，屹然撐空，狀若圓簪。而腦頂以上如白玉，一塵不染。³²

26 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45上。南龍翼，《扶桑錄》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九月二十七日」條，頁57下。南龍翼認為，日本名山以陸奧州金華山為祖。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4下。

27 姜沆，《看羊錄》〈賊中間見錄〉，頁22上。

28 慶暹，《海槎錄》上，「五月十八日」條，頁44下。

29 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八日」條，頁35下。

30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初二日」條，頁13上。

31 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二十二日」條，頁56下。

32 申維翰，《海游錄》中，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九月十九日」條，頁67下；「九月二十三日」條，頁68下。

洪景海，《隨槎日錄》載：

高百里，只是一峰秀出雲表。頂如覆甕，而其形如將開之白蓮花。³³

成大中，《日本錄》載：

富士山山勢四圓，不甚峻峭，漸殺而上。上有小池，微有峯形，如八葉芙蓉，故名芙蓉峯。³⁴

綜上所載，富士山之形狀，或似倒置之甌、甌、鼎，或似圓簪，或似八葉芙蓉。³⁵ 山頂上白雪皚皚如白玉，即使五、六月夏季亦不消融。此山雄跨駿河、信濃、甲斐、上野、伊豆等州，高聳則四、五百里內，或四天路程之遙，亦能遠望。富士山之高大，日本有一傳說，即往福建、南蠻的日本商人，以遙望此雪峰辨方向。朝鮮使節莫不認為荒誕不可信，但申維翰以為此山盤踞於駿河、伊豆、相模三州之間，環山而行需三、四天路程。其在金河道上四百里外（吉原）都可看到此山全貌，若在南蠻海中見到此山，實不足為怪。³⁶ 成大中亦言：其登箱根嶺，左顧富士山，「其高猶自如也」、「商舶在海中萬里外，猶見其一抹以為標云。」³⁷

富士山山頂有「一大穴」（火山口），深不可測，「暖氣生穴中為烟霧」。³⁸ 南龍翼，《扶桑錄》載：

腰上則不生樹木，望之濯濯，白沙遍處，人不得攀援。自腰下只生小松，又為大川流出成河，寒暑水旱無有贏縮。³⁹

申維翰，《海游錄》載：「自腰以下亦生草木，而不至鬱茂，望之濯濯

33 洪景海，《隨槎日錄》，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6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五月十七日」條，頁193下。

34 成大中，《日本錄》第2冊，頁20上。

35 Carl Peter Thunberg 著，山田珠樹譯註，《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東京：雄松堂書店，1975），頁146載：富士山形似塔糖或犀角。Thunberg（1743-1828）是瑞典人，177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江戶參觀使團的醫生。

36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三日」條，頁68下。姜沆，《看羊錄》〈賊中聞見錄〉，頁22上，駿河條夾注。

37 成大中，《日本錄》第2冊，頁19下。

38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三日」條，頁68下。姜沆，《看羊錄》〈賊中聞見錄〉，頁22上載：「暖氣自下直上，有同雲霧。」

39 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二十七日」條，頁57下。同書，〈聞見別錄〉，頁14下。

然。」⁴⁰ 富士山山腰以上不長樹木，山腰以下雖有草木生長，但不茂盛。駿河州山水，皆源於富士山，即使寒暑水旱，水量均不受影響。⁴¹

南龍翼對富士山的評論是，「概論其形勝，則雖欠清秀，屹立大野中，俯壓群山，人在五、六日程，皆可望見。而高大之形，遠近如一。」⁴² 趙曦則言：

前後我國人之過此者，輒皆有詩於富山。……前後詩章或比於金剛山。而余曾踰摩天、摩雲兩嶺，極為高峻，尚不欲比方於此山也。況金剛山萬二千白玉之峰，千萬狀奇異之景，其何可擬論於此耶，此非私我國之論也。⁴³

趙曦認為，先後見過富士山的朝鮮人，都曾賦詩，並將富士山比作朝鮮的金剛山。⁴⁴ 他曾爬越摩天、摩雲兩嶺（在咸鏡南道），此兩嶺非常高峻，他連將兩嶺與富士山相比都不願意，更何況有一萬二千個白玉山峰，千萬奇景的金剛山，此並非他私心朝鮮之論。金仁謙更言：當地人稱讚富士山，即使天下名山亦無可比。此如同井中之蛙，可笑至極。⁴⁵ 日本之山勢，申維翰言：

東高而西下，大抵山形秀麗，即高岡大麓，必奇妍峭拔，而無雄險壯遠之勢。其外殘山抱野，淺岫籠流，率皆蕭森朗麗，若在畫圖中。⁴⁶

即日本之山形，秀麗而無雄險之勢，且多殘山抱野。但對富士山，他則認為：「度海外諸山，無與富士山抗者。」⁴⁷

嶺有箱根嶺、安土嶺、絕通嶺、磨鍼嶺、潮見嶺、日坂嶺、金谷嶺、內谷嶺等，其中以箱根嶺最險峻。箱根嶺山形像方壺，位在三島東方四十里，伊豆和相模兩州交界，富士山東麓，為江戶西路之關防。嶺之東、西皆四十里，西嶺彎曲迴繞而低濕，東嶺則峻峭彎曲，飛泉絕壑，山石犖确。⁴⁸ 嶺上有

40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三日」條，頁 68 下。

41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一日」條，頁 27 下。

42 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二十七日」條，頁 57 下。

43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二日」條，頁 28 上。

44 金剛山在北朝鮮江原道，屬太白山山脈，標高 1638 公尺。

45 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東京：平凡社，1999），「二月十二日」條，頁 276。

46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 4 下。

47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九日」條，頁 67 下。

48 南龍翼，《聞見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6 輯，〈山川〉，頁 14 下。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 45 上。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頁 13 下。

大湖，謂箱根湖。湖廣周圍數十里，澄澈幽深。申維翰等記載，謠傳湖底有九頭龍，「故水中絕無魚蝦，人亦不敢近。」九頭龍「有時出沒」，湖又名：「九龍潭」。「九頭龍在水中，舟入輒溺」。⁴⁹洪景海言：「而見今漁艇數隻維纜岸邊，可知其傳說之誤也。」⁵⁰金仁謙則言：「高山頂上有此大湖，為天下奇觀。韓國恭儉池雖壯觀，但與此相比，宛若水窪。」⁵¹

箱根嶺與富士山相對，登嶺可瞭望群峰。嶺上有小屋，供關白過往時列兵屯守之用。平時諸將赴江戶時，需在此搜索兵器。金世濂言：「為第一關防，天所以蔽護江戶者也。」⁵²申維翰言：「環村而設木柵，柵有門壯固，有劍槍銃守備之具。此為陸路關隘之最者，設防以守之。」⁵³洪景海言：「日本人之往來者必下馬，如燕京山海關之例也。」⁵⁴湖邊有不少人家，並有關白專用的茶屋。⁵⁵申維翰以「松杉楓竹，鬱然青葱」、「落霞飛鳥，與秋波爭媚」、「魚艇杳渺，若從天際來往」形容此湖景致之優美。並言「千仞嶺上，何從得洞庭之奇」，將其奇景比擬洞庭湖。⁵⁶湖邊豪華閣屋為使行館舍，通信使均在此停留供飯。⁵⁷

嶺路險峻，據申維翰記載，上嶺（西嶺）時，「舁夫極力而上，數易而

栲亭村瀨，《秋苑日涉》，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日本隨筆全集》第1卷（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7），卷3〈鞍馬山磨滅嶺〉，頁456載：「近江有磨滅嶺，土人云：在昔一僧過此嶺，遇老媪磨斧。問其故，媪曰：為滅耳。僧乃感悟精修，卒為高僧。」

49 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頁13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四日」條，頁28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四日」條，頁69上。洪景海，《隨槎日錄》，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6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五月十八日」條，頁194上。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頁27下-28上載：「兩山相對之間，地勢微窪，其中有湖，周回可數百里，不知其源之所出。」Carl Peter Thunberg 著，山田珠樹譯註，《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頁148載：箱根嶺上有美麗的淡水湖，湖中有各種魚類，尤其鮭魚特別多，此鮭魚也被料理上桌。

50 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十八日」條，頁194上。

51 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二月十三日」條，頁278。

52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初四日」條，頁13上。

53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四日」條，頁69上。

54 洪景海，《隨槎日錄》，「六月十六日」條，頁209上。

55 任統，《丙子日本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十二月初四日」條，頁57上。

56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四日」條，頁69上。

57 同前註。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九日」條，頁36上。

息之，猶呼吸喘急。」下嶺（東嶺）比上嶺更險峻，左右都是峭壁，「往往鑿石而通竅，百步九折。舁夫促聲用力，如風波督櫓。」⁵⁸ 山嶺間皆是繇竹，喬木參天。長約百餘尺的杉松，茂盛整齊，「不是塵間植物」。⁵⁹ 1624年，姜弘重等一行過此嶺時，適逢十二月下雪。嶺路泥深，當時即伐竹覆雪，如踏乾地。1643年7月通信使一行至此，「時值霖潦，濁泥沒脛。」亦是數十里之間，皆編竹覆蓋。⁶⁰ 對此通信使認為日本號令迅速，物力雄厚，多費人力。⁶¹ 成大中認為，江戶之富強，即是賴「箱根天生絕險也，富士天生富局也。」⁶²

（三）湖川

通信使沿路所見並記載的湖川，有近江湖、彥根湖、大坂河、今絕河、佐渡河、黑（墨）街川、界川、興川、木曾川、矢作川、吉田川、天龍川、大偃川、阿部川、富士川等。湖水有名者為近江湖和箱根湖，河川則以遠江州的今絕河最著名。⁶³ 近江湖以其地屬近江州而得名，亦稱近湖。又因狀似琵琶，故名琵琶湖。湖長二百里，廣一百八十里，西流入海。⁶⁴ 申維翰眺望湖景，有如下之記載：

爽朗闊大，不見涯岸。遙山抱流，曲曲成灣。遠近漁艇，出沒於黃蘆枯竹之間，落霞飛鷺，與波上下。是其周回四百里，殆與洞庭爭駢。吾未知岳陽樓中所見，熟與此短長耳。⁶⁵

58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四日」條，頁 69 上。

59 金世濂，《東槎錄》，「十二月初四日」條，頁 13 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四日」條，頁 69 上。任統，《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初四日」條，頁 57 上載：「滿山繇竹，間以百日紅、彭木、松樹也。」

60 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九日」條，頁 36 上。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四日」條，頁 27 下。

61 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九日」條，頁 36 上。不著撰人，《癸未東槎錄》，「七月初四日」條，頁 27 下。

62 成大中，《日本錄》第 2 冊，頁 20 下。

63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5 上。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 45 上。

64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三日」條，頁 66 下。黃屎，《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 4 輯，「十一月二十一日」條，頁 45 下。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初四日」條，頁 189 上載：「湖東西七十里，南北三百里。」趙職，《海槎日記》，「一月二十九日」條，頁 25 上載：「長四百餘里，廣為其半。」

65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三日」條，頁 66 下。

即琵琶湖周圍四百里，大概可與洞庭湖相比。但因不知〈岳陽樓記〉中所描述，故無法比較其長短。趙曦亦言：

傍湖而行，或露或隱，景致殊多可觀。或比於洞庭湖，而未知其優劣之果如何也。⁶⁶

他認為琵琶湖景致可觀者多，有人將其與洞庭湖相比，但他不知何者較優勝。洪景海則言：「言其廣濶則如海，言其水色則如鏡。」⁶⁷姜弘重沿湖岸至草津時，北望一城，「層樓粉堞，突兀半空，壓臨湖水。」亦有：「洞庭之岳陽，雖未曾目見，景致之勝絕，氣勢之雄壯，想未必過於此矣。」⁶⁸等語。南龍翼則有「最愛琵琶水，長波碧似藍。」⁶⁹詩句。又，成大中言：

我國三日浦、鏡浦最奇，而小非琵琶之敵。中國之湖，大稱洞庭湖，麗稱西湖。而西湖才四十里，洞庭僻處南荒九疑衡湘之間，覽者愁絕。豈若琵琶湖處一國之中，兼二湖之勝，雄麗濶遠，獨成絕世環觀乎。若吾以浪華江繁華，琵琶湖佳麗，當為天下第一。然浪華樓臺橋梁猶屬人巧，琵琶湖天作之勝，尤奇觀也。⁷⁰

成大中認為，韓國之三浦、鏡浦，中國之洞庭湖、西湖，均不如琵琶湖，琵琶湖是天下第一勝景。

湖域有三百里，得湖水灌溉之利，皆是沃野田疇。通信使在登越絕通嶺和磨鍼嶺時，即望見「琵琶湖水彌滿百餘里，近江田野沃饒無際。」⁷¹趙曦記載，琵琶湖是浪華江（大坂河）的上流，若乘金鏤船溯河而上至此湖，可免數日陸行之勞。大坂河在大坂城西，由大坂至京都，若依趙曦當時的行程，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大坂城乘船，二十七日早上至平方，傍晚至淀浦。二十八日早上陸行，中午抵達京都。約三天的時間，實際上陸行僅半日。⁷²

姜弘重停宿京都大德寺時，規伯玄方（1588-1661）曾造訪他，並談及日

66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九日」條，頁 25 上。

67 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初四日」條，頁 189 上。

68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34 上。

69 南龍翼，《扶桑錄》下，頁 56 上。

70 成大中，《日本錄》第 1 冊，頁 16 下-17 上。

71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5 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三日」條，頁 11 上。黃屎，《東槎錄》，「十一月二十三日」條，頁 45 下。

72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九日」條，頁 25 上；「一月二十六日」條，頁 23 下；「一月二十七日」、「一月二十八日」條，頁 24 上。

本古跡。他說琵琶湖和富士山都不是自古即有，而是一夕之間出現的。湖中竹生島之明神，是由海中湧出；青竹是一夜之間生出來，至今仍在神殿中，青綠不枯。⁷³ 申維翰亦聽過「富士山一日自出，琵琶湖一日自開」的傳言。因有此靈異之說，所以遊觀者必先齋戒。至富士山須齋戒十五天，至琵琶湖須齋戒一天，如此才能免災禍。申維翰認為，果若如此，則不僅是富士山和琵琶湖，天地之間一土一石全是造化之神所創。他批評這是「倭俗妄誕，務為神異之談。」⁷⁴ 洪景海也認為「事甚荒唐」。⁷⁵

金絕河在遠江州荒井東數里，河寬十里，長數十里，與海相接。此河為關東防守最重要據點。西南各州入江戶者，必在此搜檢行裝，不能私挾兵器。但由此向西者，則不需搜索。女性自關東來者，沒有公文不許過河。但入關東者，並不禁止。通信使至此，換乘屋船、樓船、舢艫船等小船，橫渡至東岸。⁷⁶

此河有不少傳說，如「海波為風所坼，卒然成河」、「地坼為河」等。⁷⁷ 1636年通信使返國途中，淡路守將使節團留下米饌一事稟告關白，關白遂送黃金一百七十錠，合銀一千數百兩（一錠銀七兩）。朝鮮員役有人認為這是糧料所剩，可以分給大家。有些人則認為送還江戶比較適當。但副使金世濂認為，驢儀是禮節，接受太多是貨取，送還則不恭。不如接受，再棄之於河，使對馬島人知使節不看重此物，而且不虛棄有用之物。所以到金絕河時，便令軍官、譯官將這些黃金投棄河中。⁷⁸ 申維翰是1719年的製述官，他於《海游錄》載：

自館所百餘步，到金絕河，河廣十餘里，一名記松。……舊傳朝鮮信使嘗有以所餽金銀投之此河，河上人慕而名之金絕云。⁷⁹

73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二十五日」條，頁33下。

74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下。

75 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初四日」條，頁189上。

76 南龍翼，《聞見雜錄》〈山川〉，頁15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九日」條，頁67下。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八日」條，頁12上。黃屎，《東槎錄》，「十一月二十八日」條，頁46下。

77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5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九日」條，頁67下。

78 金世濂，《海槎錄》，「正月初十日」條，頁18下。黃屎，《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正月初十日」條，頁52下。

79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九日」條，頁67下。

金絕河另名記松河，距通信使館舍僅百餘步，因通信使將日本所餽贈金銀投棄此河而得名。申維翰之記載應是指 1636 年之事。

（四）平原

通信使對其所經各州陸地景觀之觀察是，壹岐以東，諸島、海山皆是赭山，「無一樹木，無一平原。」⁸⁰ 赤間關至牛窓之間，「亂島縱橫，山岸峻岌，未見廣衍之地。」⁸¹ 室津以後開始看到平原，閭閻中有一些松木。⁸² 過明石，「田疇林木，往往相連。」⁸³ 自室津經明石、兵庫至大坂，約三百餘里，「廣野寬平，白沙如帶。」⁸⁴ 大坂以東，多是「殘山曠野」。⁸⁵ 大坂至淀浦，水路八十里，「一派長湖」、「左右崖岸，沃野美土。竹箭禾穀，翠色連雲。」⁸⁶ 淀浦至東寺「左右皆竹林，閭家皆在竹林間。」⁸⁷ 由京都東至伏見，皆是「松林、竹林」。⁸⁸ 京都經大津至森山，「蒼松夾道」。⁸⁹ 森山以後，沿路左右「列植松檜，綠陰千里。」⁹⁰ 大垣至尾張（名護屋），「皆廣野，盡日行長堤上，堤高五、六丈，上可行兩車，傍植松木。」⁹¹ 由名（鳴）護屋經鳴海、岡崎、赤坂至吉田，「松林挾路，幾三分之二。」⁹² 吉田至濱松，「長松

80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十三日」條，頁 31 下。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九日」條，頁 9 下載：「自一岐以東，所經諸島及一路海山，皆白而童真窮髮之域也。」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三十日」條，頁 51 下載：「自一岐以後，山皆濯濯無草木。高峰絕頂，盡爲火耕矣。」若言廣野，只有阿波、伊豫、讚岐、土佐四郡。李景稷，《扶桑錄》，頁 21 下。

81 慶暹，《海槎錄》上，「四月初六日」條，頁 40 下。

82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十三日」條，頁 31 下。

83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初六日」條，頁 25 上。

84 慶暹，《海槎錄》上，「四月初六日」條，頁 40 下。

85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七日」條，頁 67 下。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 24 上載：「自大坂以東，皆大野。」

86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十三日」條，頁 26 上。

87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一日」條，頁 9 下。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十九日」條，頁 33 上。自東寺至倭京二十餘里。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 2 輯，「八月二十一日」條，頁 57 下。

88 李景稷，「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

89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34 上。

90 慶暹，《海槎錄》上，「五月初七日」條，頁 43 上。

91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11 下。

92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56

挾路，井井如帶。」⁹³ 江屯（尻）地區，「海畔長松，連亙數十里，謂之松原。」⁹⁴ 小田原以東「田野廣濶，水澤彌滿。」⁹⁵ 藤澤以東百餘里「一邊際海，長松簇立。」⁹⁶ 江戶雖險阻四塞，但「曠野五、六百里，沃饒平行，一望無際。」⁹⁷

日本陸地之景觀，大抵以大坂為界，以西並無平原廣野，以東則多平原。在大坂至岡崎約八、九天路程中，只有絕通、磨鍼、潮見三嶺。⁹⁸ 自京都至江戶，亦是「地勢平行，山川不險。」而且「土地沃饒，田野盡闢。經界方正，禾穀蔽野。」⁹⁹ 沿路最受通信使注目的是，連亙不絕的翠竹蒼松。這些蒼松，有些是特別栽種的。如金世濂、黃屎均記載，自京都陸行後，道路均經過整修，左右兩傍有高四、五寸，寬一尺多的小垣，垣上「被以莎草，植以松杉。」又，從名護屋傍海而行至鳴海，路傍左右之長松，部分是德川家康打敗毛利輝元返回京都時所種，有些則是為他們此行所新栽的。¹⁰⁰ 至於連亙數里形成松原的海岸長松，更是日本平野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對日本平原，成大中有如下評論：「自攝津至三河，平原沃野，利於人居。而地無寸荒，人無餘力，所以富庶甲於天下也。」¹⁰¹

下。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12 上載：「自赤坂至吉田，蒼松夾路，上不見天，皆百年高木，連亙三十餘里。」洪禹載，《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6 輯，「八月十二日」條，頁 31 下載：「（赤坂至吉田）種松路邊，綠陰十里，連培其根，覆以青莎。禁松有法，不折一枝。」

93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八日」條，頁 56 下。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三日」條，頁 35 上載：「（吉田）平明發行，過一大峴，路傍有一盛村，名曰：白次河。自此以往，遠江州地方云。長松夾路，羅列百里。」

94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初一日」條，頁 12 下。

95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五日」條，頁 28 上。

96 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頁 13 下。

97 金世濂，《海槎錄》〈聞見雜錄〉，頁 24 上。

98 同前註，「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12 上。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4 下。潮見嶺或稱鹽見坂。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九日」條，頁 67 下。

99 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 45 上。慶暹，《海槎錄》，「六月十三日」條，頁 47 下。

100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二十一日」條，頁 11 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條，頁 12 上。黃屎，《東槎錄》，「十一月二十一日」條，頁 45 下；「十一月二十六日」條，頁 46 上。日本有喜事，必用青松。家康打敗輝元，因此栽植青松慶賀。

101 成大中，《日本錄》第 1 冊，頁 1 下-2 上。

朝鮮使節對日本地形的認識，似乎受明人影響。如鄭若曾（1503-1570）認為「日本在溟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地勢東高西下」，¹⁰²而朝鮮使節也是如此觀察日本，更且認為日本領土不及朝鮮。此外，他們認為日本在「正東」，與朝鮮「齊等」。京都正好是朝鮮北道，江戶則與朝鮮六鎮相對。

赤間關以西陸地以南，以東陸地以北，使節認為此如同朝鮮的東、西海。從赤間關至大坂，使節團沿海岸航行，此航路多島嶼，島嶼間有淺灘。另一邊則是大洋，大洋則有風濤。行船之困難及危險，1420年宋希璟出使日本時，已有「隨浪踴躍，幾於覆沒」、「無邊滄海日日行舟，洪濤巨浪常在驚怖」、「樓船出沒大風前，不測驚濤命在天」等詩句。¹⁰³行此航路，通信使常須停泊久滯。

在大坂上陸後，看到的自然景觀即是山嶺湖川。通信使記載最多的是富士山、箱根嶺、箱根湖、琵琶湖、金絕河。富士山盤踞駿河、伊豆（以上靜岡縣）、甲斐（山梨縣）等州，¹⁰⁴通信使在四天路程中，均能遠望。五、六月經過時，看到四圓上尖的山勢，及山頂仍是白雪皚皚的景象，遂有似甌、鼎、圓簪、白蓮花、八葉芙蓉等想像，但還是認為富士山不如江原道金剛山。箱根嶺是江戶西路的關防，諸大名赴江戶時，須在此接受檢查，使節將此比作燕京山海關。山嶺險峻，雨潦、下雪嶺路泥深時，數十里之間，皆編竹覆蓋。通信使認為，此乃江戶物力雄厚，其富強賴此「絕險」。至於嶺上的箱根湖，則認為千仞之上有此大湖為天下奇景，尚州恭儉池雖壯觀，與之相較有若水滢。

琵琶湖的湖域和景致，使節認為江原道的三日浦和鏡浦雖奇，但太小無法相比。中國的洞庭湖，僅由〈岳陽樓記〉中得知，因未實見，無法較其優劣。西湖雖美，但周圍才四十里。至於琵琶湖，周圍三、四百里，「爽朗闊大」、「碧藍長波」、「遠近魚艇」、「落霞飛鷺」，應是天下第一勝景。

102 明·鄭若曾，《日本圖纂》，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日本史料匯編》一（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頁139、129。

103 谷川一太郎、小川壽一，《老松堂日本行錄解說》（東京：大洋社，1933），頁51、71、115。

104 富士山標高3776公尺。藤岡謙二郎編，《日本歷史地名辭典》（東京：東京堂，1981），頁440-441。

金絕河為防守關東最重要的據點，通信使至此須換乘小船。傳聞通信使將關白所贈黃金投棄此河，因此得名。至於海岸和平原，列植翠竹蒼松，尤其綿延數里的海松（唯博多有陸松），即使日本人也以為奇勝，並以此作畫。¹⁰⁵對一些地方的沃野田疇，則有當地頗富庶的感受。

通信使由漢城至釜山，主要記載道中的應酬和感懷，幾乎沒有景致的描寫。但上陸後，這些有別於半島的風光，特別吸引他們的注意，並且很自然的加以比較。此外，其雖也記載如箱根湖湖底有九頭龍，金絕河因風坼海波而成，富士山和琵琶湖為一夕間出現等傳言，並批評倭俗妄誕，好談神異。對日本人稱讚富士山為天下無可比，認為是「井中之蛙，可笑至極」。但在自然景觀的觀察上，大抵多持欣賞態度。

三、人文景觀

（一）三都

所謂三都，即大坂（南都）、京都（西京）、江戶（東都）。三都之地理形勢、城池結構、都市規劃、市容景象，使節均有記載，並作比較。

1. 地理形勢

(1)大坂：又名難波，地屬攝津州。西接播磨州，北接山城州，東南濱海，河海相接。¹⁰⁶趙綱（1596-1669）認為，大坂「形局之宏敞，雖不及山城，高燥褻舉，不山而峻。」「但偏處一隅，若只制西海諸島，則可以東方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矣。」¹⁰⁷趙曦認為，「以陸地言之，雖是海邊。以一國言之，可謂中央。」「他國之商船齊泊，且是江戶往來之要衝，誠可謂日本大都會地。」¹⁰⁸即大坂形勢不如山城（京都）開敞，但位處一國中央，各國商船停泊，是往來江戶的要衝。

105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日本國紀·八道六十六州·筑前州〉，頁175。

106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四日」條，頁23下；「一月二十日」條，頁22下。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52上。

107 趙綱，《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倭國三都說〉，頁4上。

108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四日」條，頁23下；「一月二十日」條，頁22下。

(2)京都：古稱平安城（平安京），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794）從長岡遷都於此，屬山城州。北有天台山，西有愛宕山，東有比叡山，三面高山環抱。南有淀河流入海，河岸有圓山（雄德山），「正當左右」，兩山缺口處，似城形，因此稱為山城州。¹⁰⁹南面是平原，形勢遼闊。慶暹言：「平野幾四、五十里，無案山，無城郭。」¹¹⁰趙綱言：「然而無羊腸九折之險，用武則難矣。」¹¹¹金世濂言：「倭京為四達之會，在一國中，非用武地矣。」¹¹²申維翰言：「東有險嶺之阻，西控兩關之固，四方諸郡國道里均，……若周之有雒邑。」¹¹³趙曦言：「雖是虛位，久為皇帝之國都者，良有以也。與江戶東西對峙，殆若中州之關洛，故倭人或稱之洛陽云。聞可笑也。」¹¹⁴成大中言：「有愛宕山左右拱抱，南面而治。山勢明麗，如圍十重錦步帳。琵琶湖浸於前，浪華帶於後，實日本之鞏洛也。」¹¹⁵即京都非用武之地，其與江戶東西對峙，有若中國之洛陽和長安，因此日人將京都稱為洛陽。

(3)江戶：古稱鎌倉，或稱東武，屬武藏州。西南有箱根嶺之險，以扼陸路諸州；東南接大海，可直走大坂、長崎；北出東海、北陸諸道，形勢險阻。¹¹⁶金世濂言：「險固四塞，猶中國之於長安。」¹¹⁷趙綱言：「地形險阻，為倭國最。」「北至陸奧幾千有餘里，東至山城亦千有餘里，定非大坂之偏處一隅。源氏自賴朝以後世居鎌倉，諸島倭酋互相吞噬滅亡，而源氏至今屢百有餘年，不失其國，豈無所以然哉。」¹¹⁸申維翰言：「家康始居駿河，當秀吉併吞之世，能割據關嶺以東，屈強不服，地勢如此故也。」¹¹⁹江戶四塞險固，

109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十六日」條，頁10下。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十二日」條，頁54上。

110 慶暹，《海槎錄》，「五月初五日」條，頁42下。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八日」條，頁24下。

111 趙綱，《東槎錄》〈倭國三都說〉，頁4上。

112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初七日」條，頁13下。

113 申維翰，《海游錄》中，頁66上。

114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八日」條，頁24下。

115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5上。

116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59上。申維翰言：「其曰東武，曰武昌者，以武藏州而言也。」申維翰，《海游錄》中，頁70上。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六日」條，頁29下。

117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初七日」條，頁13下。

118 趙綱，《東槎錄》〈倭國三都說〉，頁4上。

119 申維翰，《海游錄》中，頁70上。

有若中國之長安。源氏居鎌倉百餘年不失其國，家康割據關東不為秀吉所併，皆因江戶此地勢。

2. 城池結構

(1)大坂：原為秀吉所建，秀吉死後，秀賴仍都於此。家康滅秀賴後，夷其城廓，在舊址重建。城高約五、六丈，壕寬數十步。砲樓有七層，可遠望數百里。城內有五層譙樓，「上干雲霄」。至於三層或四層之樓，到處都是。¹²⁰金世濂言：「城池壯麗，為國中第一云。」¹²¹黃屎曰：「其城高而不廣，如我鎮堡。其壕極深且闊。」¹²²《癸未東槎日記》載：「築固壯麗，所謂一夫當關者也。」¹²³趙綱言：「雉堞之勤，人巧極天。又因河作濠，真所謂金城湯池也。」¹²⁴洪禹載言：「地廣人多，城海險固，可謂一國第一勝地也。」¹²⁵即大坂城，城池壯麗，城壕深闊，可謂金城湯池。

(2)江戶：城有三重，築以大石，「堅固如削」。城下掘壕，寬約數十步。壕與海水相通，皆通舟楫。城高約四、五丈，「上無雉堞，只架長廊，穿粉堞為放炮之穴。」壕寬約數十步。門皆有瓮城，瓮城設曲扉，扉設砲樓，砲樓或三層，或二層。內城關白家有七層閣樓，名曰：天守臺，為瞭望防禦之所。關白宮室並不壯麗，且無陸載之衛。¹²⁶任統言：「重門複城，險固阨塞，

120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初十日」條，頁54下載：「家康攻秀賴時，秀賴欲一戰決勝，與市民約曰：戰勝即當還報，可撤爾居以為戰場如何云。故民皆許之，燒盡人家無餘，而今皆新造。」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十日」條，頁9下載：「秀吉以伏見、大坂為兩窟，鑿引海潮為重壕。大築石城，多積金帛，自謂百世計，人莫敢誰何，罪盈惡極。其子秀賴覆沒於此矣。秀賴既敗，家康改築其城。至今河口兩岸，尙有其時運入餘石。」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52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十日」條，頁9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初七日」條，頁25下。

121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十日」條，頁9下。

122 黃屎，《東槎錄》，「十一月十五日」條，頁44下。

123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初七日」條，頁25下。

124 趙綱，《東槎錄》〈倭國三都說〉，頁4上。

125 洪禹載，《東槎錄》，「七月二十六日」條，頁29下。

126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59上。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十九日」條，頁38上載：「築城之石，皆以大石。從其勢而築之，面如削成，如奪神功。」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十四日」條，頁59上。黃屎記載，城高不過三、四丈，壕闊七、八丈。黃屎，《東槎錄》，「十二月十四日」條，頁49上。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59上。古代城以長三丈，高一丈，稱雉。城上無牆，稱堞。成大中，《日本錄》第2冊，頁23上。

真一巢窟也。」¹²⁷ 金世濂言：「直金湯也。」¹²⁸ 《癸未東槎日記》載：「城郭溝池，雄壯鞏固，想天下第一。」¹²⁹ 申維翰言：「壕塹之壯固，譙樓之高聳，已令人懔然。」¹³⁰ 江戶之城郭壕塹，亦是雄壯堅固如金湯。據成大中記載，德川家康營建江戶時，認為各州中以薩摩和筑前二州最強，難以控制。為使其疲弊，特向薩摩徵木、筑前徵石。所以江戶城堞，皆是筑州石。¹³¹

3. 都市規劃

(1)大坂：東西四十里，南北三十里。閭里道路，如井字型，直路曰井，橫路曰通，¹³² 道寬約一丈。每六十家為一町，每町設有里門，門設「禁火將」，夜晚則關閉。南龍翼言：「道路如砥，井井有條。」¹³³ 金指南言：「方方正正，四望通達。」¹³⁴ 洪景海言：「井井方方，無一參差，無一橫斜，道直如絃。」¹³⁵ 趙曦言：「如經繩墨，轉曲隨處，一齊方正。」¹³⁶ 大坂城街道方正，井井有條，是通信使共同的想法。

(2)京都：京都道路如大坂亦呈井字型，但直路曰町，橫路曰通。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為一條，每條有大路，總計九條。町為東南西北走向，通為東北西南走向。天皇宮在東北，周圍不廣，無園囿城池，僅土牆環繞。關白宮在西北，五層高樓，有城牆、壕溝。西麓有天神祠，為天皇春秋祭祀之所。¹³⁷

12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十四日」條，頁 59 上。

128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十四日」條，頁 15 上。

129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十九日」條，頁 30 上。

130 申維翰，《海槎錄》中，「九月二十七日」條，頁 69 下。

131 成大中，《日本錄》第 2 冊，頁 23 上。

132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日」條，頁 22 下。同書同頁同條載：「東西四十里，南北十五里」。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初十日」條，頁 54 下。金指南，《東槎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6 輯，「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46 下。

133 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 52 上。

134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46 下。

135 洪景海，《隨槎日錄》，頁 184 上。

136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日」條，頁 22 下。

13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55 上。慶暹，《海槎錄》，「五月初五日」條，頁 42 下。同書同頁同條載：「東南長，西北狹。」「關白宮後，有小丘如覆甌之形，謂之甌山，秀吉營第於其上，極致壯麗，名之曰聚樂宮。……以聚樂宮為兇賊之居，遂夷而平之。舊基寥落，宿草荒涼而已。」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10 下。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十二日」條，頁 54 下。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八日」條，頁 24 下。

慶暹言：「閭巷道路，方通四達。」¹³⁸ 南龍翼言：「大街通衢，與大坂相似。」¹³⁹

(3)江戶：東西或言四十里，或言百餘里，南北數十里。市有町，町有門，約九十餘町門。¹⁴⁰ 金指南言：「街路廣闊，方正通達。」¹⁴¹ 申維翰言：「街衢四通，平直弦。」¹⁴² 城內處處引海水為溝渠，交錯於閭里中，形成千溪百川。趙曦言：「全是禁火之需用。」¹⁴³ 即江戶道路寬廣方正，四通八達，防火溝渠交錯。

4.市容景象

(1)大坂：民戶數字，因年代不同，記載不一。任統之記載為六、七萬戶，南龍翼之記載為三十萬戶，趙曦之記載為十五萬戶。¹⁴⁴ 商店與住宅區分開，百貨堆積。商店「各以其所業懸物為幌」，「百貨百工暨百用，無一不備。」西南商賈聚集，「帆檣蔽海，簇簇如林」。州內有佛寺三百多間，橋樑八百餘座。¹⁴⁵ 南龍翼言：「三都會中，景概之盛，當以此為第一。」¹⁴⁶ 金指南言：「未見蘇杭之前，想此為第一矣。」¹⁴⁷ 洪景海言：「雖蘇杭州之繁華，必不

138 慶暹，《海槎錄》，「五月初五日」條，頁 42 下。

139 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十二日」條，頁 54 上。

140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七日」條，頁 69 下。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 59 上載：「東西四十里」。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六日」條，頁 29 下載：「東西百餘里」。成大中，《日本錄》第 2 冊，頁 22 下。

141 金指南，《東槎日錄》，「八月二十一日」條，頁 48 下。

142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七日」條，頁 69 下。

143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六日」條，頁 29 上。

144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初十日」條，頁 54 下。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 52 上。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23 下。成大中，《日本錄》第 1 冊，頁 13 下-14 上載：「城之內外，民居凡二十七萬戶。」

145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46 下。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 52 上。洪禹載，《東槎錄》，「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29 下。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23 下。元重舉，《乘槎錄》，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 7 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風俗・大坂〉，頁 205 上。

146 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 52 上。

147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46 下。

及於此矣。」¹⁴⁸元重舉言：「其人佚樂，其俗侈靡。」¹⁴⁹趙曦言：「以此侈靡之風詐幻之習，尤甚於他道矣。」「家康以此為湯沐邑」。¹⁵⁰成大中言：「實海陸都會。……習俗儇巧，商利簇集，為國中第一。」¹⁵¹大坂商業繁榮，各業商店都懸掛招牌，百貨具備，商賈雲集。但奢靡之風，巧詐之習亦盛。

(2)京都：層樓寶閣，金碧輝煌。商店與住宅分開，店鋪櫛比，貨財堆積如山。道旁人家，皆長廊大屋，屋宇相連。大小寺刹林立，有本國寺、本滿寺、立本寺、寂光寺、妙傳寺等，以大佛寺最雄偉。¹⁵²吳允謙言：「物貨之盛，民庶之衆，十倍於大坂。」¹⁵³1636年的使節，對京都民物之衆，或言「有倍於大坂」，或言「百倍大坂」，或言「十倍於大坂城。」¹⁵⁴南龍翼則言：「家戶之盛，雖或不及（大坂）。觀光之盛，不啻過之。」¹⁵⁵成大中則言：「繁盛不及大坂，而佳麗勝之。」「日本山水，西京為最。」¹⁵⁶京都樓閣輝煌，商業繁榮，至1711年富盛仍超過大坂。此都佛寺林立，景致優美，是觀光勝地。

(3)江戶：閭閻皆是層樓高閣，有些甚至用銅柱、銅瓦，宅第穹崇。粉樓

148 洪景海，《隨槎日錄》，「七月初四日」條，頁211下。

149 元重舉，《乘槎錄》，〈風俗·大坂〉，頁205上。

150 趙曦，《海槎日記》，「一月二十四日」條，頁23下。

151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4上。大坂之民習，同書同頁載：「好爭鬪，果仇殺，猶有秀吉之餘烈。是故置城尹以鎮之，兩奉行佐之，皆極選，不世襲。然犯法者衆，渡邊橋南刑人處，無日無死者，其難御如此。」淀口至大坂的繁華，同書，頁16上載：「浪華江，……上下六十里，人家相接。左岸多朱邸，牆內引水為湖，繫彩船。蘇堤杭市之盛，殆不及也，蓋第一繁華地也。」

152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一日」條，頁66上。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十二日」條，頁54下。慶暹，《海槎錄》，「四月十二日」條，頁41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十四日」條，頁26上。Engelbert Kaempfer 著，吳秀三譯註，《ケンペル江戶參府紀行》（東京：雄松堂書店，1975），頁115載：京都內外有寺院3813所，屬這些寺院的出家佛僧有37093人。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是德國人，169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江戶參觀使團的醫生。

153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八月二十一日」條，頁57下。

154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十六日」條，頁55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十六日」條，頁10下。黃辰，《東槎錄》，「十一月十六日」條，頁45上。

155 南龍翼，《扶桑錄》下，「九月十二日」條，頁54上。

156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槎上記〉，「甲申正月二十八日」條，頁17下；「四月初六日」條，頁35下。

雕牆，或三層或二層，薨棟相連，如織繡。道路兩側之長廊，全是商店，「金銀貨寶，山積川委。」外城將官的家屋，高約數丈，屋脊、簾瓦皆塗黃金，「天爲之黃」。屋薨左右，翔鸞舞鳳，千奇百狀。內城關白的居所，重樓傑閣，粉垣金壁。海岸石堤，連亙數十里，岸邊則停泊有待變戰船。¹⁵⁷南龍翼言：「家戶之數，埒於大坂，優於倭京。」¹⁵⁸金指南言：「民物之豐富，城市之繁華，實非大坂、倭京兩都之比。」¹⁵⁹申維翰言：「都鄙廩庾皆滿，而奇材、劍客、火炮、鬪艦之具，溢國中。法嚴令苛，食富兵強，以號令六十州，如臂之使指。」¹⁶⁰趙曦言：「山河之利，四方輻湊。人物之盛，一國爲最。非但以關白久都之處，宜乎富強。論以地理，亦必有所以然者矣。」¹⁶¹關白居於內城，將官居於外城。閭閻樓閣高聳豪華，民物豐富，人才聚集，並有戰船、火炮防衛。關白以此爲國都，與其地理優勢有關。

通信使至三都有十一次，對三都的地理形勢、城池結構、都市規劃的觀察，僅在城牆高度、東西距離等略有差異外，大致相同。但各都市的重要性、人口、繁榮等，因時代先後發展不同，觀察則有相當大差異。以地理而言，1643年的副使趙網認爲，大坂「偏處一隅」。但隨著與西南諸國的通商，大坂成爲外國商船的停泊地，往來江戶的要衝。1764年的正使趙曦認爲，「以一國言之，可謂中央。」至於京都，1764年的書記成大中言：「西京山勢如我東京，而周遭勝之，但秀拔不足耳。然江戶、大坂皆偏局而小，西京局勢圓滿，要之爲王者居也。」¹⁶²就繁榮而言，1617年正使吳允謙言，京都物貨之盛，「十倍於大坂」。但1655年，大坂成爲三都會中最繁榮的城市，京都

157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六日」條，頁29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七日」條，頁69下、70上。成大中，《日本錄》第2冊，頁22下載：「而銅瓦殆十之一，此中國所未有也。」Don Rodrigo著，村上直次郎譯註，《ドン・ロドリゴ日本見聞錄》（東京：雄松堂書店，1975），頁17載：市街依職業區劃，工匠所居之街，其他職業不能雜居。有靴工、鐵工、縫工、商家。商家也一樣，銀商、金商、絹商等，各有其街。Don Rodrigo (?-1636) 墨西哥人，於1609年遇海難至日本。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十九日」條，頁30上。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59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十四日」條，頁15上。

158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二日」條，頁59上。

159 金指南，《東槎日錄》，「八月二十一日」條，頁48下。

160 申維翰，《海游錄》中，頁70上。

161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六日」條，頁29下。

162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7下。

則以觀光著稱。至 1682 年，江戶之繁華已超過大坂和京都。人口方面，據 1643 年使節的記載，京都人口「倍於大坂」。但 1655 年時，已「不及大坂」。江戶於 1655 年的人口，「埒於大坂」。1682 年則已非「大坂、倭京兩都之比」。三都的人口，缺乏詳細資料，根據仲尾宏的研究，1625 年大坂的人口有 279,610 人；1661 年，京都有 362,322 人，大坂有 252,446 人；1681 年，京都有 577,548 人；1689 年大坂有 330,224 人；1716 年，京都有 350,986 人，大坂有 365,386 人，東京有 501,394 人；1749 年，大坂有 404,146 人；1750 年，京都有 522,625 人，江戶有 509,708 人。¹⁶³ 若與通信使的觀察作比較，至 1689 年，大坂人口仍少於京都。1716 年，大坂人口比京都多 14,400 人，東京則最多。京都人口變動大，大坂與江戶的人口，則逐漸在增加。

（二）名利

1. 日光東照宮

二代將軍秀忠（1579-1632）於 1616 年 9 月營建東照社，1617 年 3 月完成社殿後，將家康由久能山移葬東照社。1634 年 11 月三代將軍家光（1604-1651）加以改建，1636 年 4 月完成並升格為東照宮。同年十二月七日通信使抵達江戶。家光經由對馬守宗義成與藤智繩，力邀信使遊日光山。¹⁶⁴ 最初信使以「嚴程有限，恐不能留滯」、「使事有限，不願出入。」¹⁶⁵ 等理由加以拒絕。但後來認為「終始不許，恐非出壘處變之道。昔鄭圃隱奉使至此，既多遊覽。前輩之行，亦有周覽寺刹之舉。而今者關白願觀日光，其請甚懇，其言甚遜，一番遊覽，恐無所傷。」¹⁶⁶ 而決定前往。1636 年朝鮮使節

163 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東京：明石書店，1993），〈江戸時代前半期三都の町方人口〉表，頁 18。成大中，《日本錄》第 2 冊，頁 22 下載：1764 年江戶「民戶百餘萬」。此數字似不足為信。1609 年江戶人口 15 萬，京都人口有 40 萬或 30 萬二說，大坂人口 20 萬。Don Rodrigo 著，村上直次郎譯註，《ドン・ロドリゴ日本見聞錄》，頁 16、43、54。

164 日光東照宮編，《日光東照宮》（栃木：日光市，2004），〈東照宮關係略年表〉，頁 18。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頁 121。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初七日」條，頁 57 下；「十二月初十日」、「十二月十一日」條，頁 58 上；「十二月十二日」條，頁 58 下。

165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初十日」條，頁 58 上。

166 同前註，「十二月十一日」條，頁 58 上下。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十一日」條，頁 14 上。

遊日光山，¹⁶⁷ 為外國使節首度踏上江戶以北之地。1641年，奧院寶塔改為石造完成，且世嗣家綱（1641-1680）誕生，家光藉此要求朝鮮遣使慶賀，並要求朝鮮國王御筆，及奉納大藏經、大鐘、三具足（香爐、燭台、花瓶台）等。¹⁶⁸ 因此1643年使節再至日本，且二度往日光山，並至權現堂參拜。1651年家光死，1652年4月完成大猷廟，¹⁶⁹ 此為家光願堂（祈願堂）。為慶賀家綱襲職和向家光致祭，朝鮮信使又於1655年至日本，並三度到日光山。朝鮮使節三次到日光山，第一次並沒有祭拜，但日本一些史料均記載是參拜。¹⁷⁰

由江戶至日光山，沿途各站接待所費，「超過數萬兩」。由於人馬眾多，無法入寺留宿，特別在今市新造板屋百餘間，亦費「萬餘兩」。藤智正曾謂譯官洪喜男曰：「大君於此處創建之初，費盡幾萬兩銀子。及今各樣崇奉之具，與守寺僧人千餘，歲給衣廩之資，又不知幾萬兩銀子。而又為暫時誇張，虛費數萬兩銀於館宇供億之用。請使道遊覽，有何益哉云。」¹⁷¹ 任統則言，「虛費物力，不可量也。」¹⁷² 日光山地勢並不險峻，但深曠幽玄。古柏老松，

167 12月18日自江戶出發，25日回江戶。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頁59下-60上。

168 日光東照宮編，《日光東照宮》，〈東照宮關係略年表〉，頁18。朝鮮國王親筆「日光淨界彰孝道場」八字，廷臣十人賦詩送日本。大藏經，因朝鮮言壬辰兵火，經板已毀，難以印刷。大鐘和三具足，則朝鮮不產銅，無法鑄造。後由對馬提供銅，而得以鑄造。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卷89，〈朝鮮國部〉65，〈日光山詣拜並獻備物〉，頁30上、31上下。國史編纂委員會，《仁祖實錄》（首爾：探求堂，1971），卷43，二十年二月甲寅條載：「日本國日光山社堂成，倭差來請扁額及詩文。……上議于廟堂。命先朝王子義昌君珖，寫扁額日光淨界四大字，且令鑄鐘以送之。李明漢作序，李植作銘，吳竣書之。又抄詩文，製述人金瑬、崔鳴吉、李植、洪瑞鳳、李明漢、李聖求、李慶全、申翊聖、沈器遠、金蕃國等預焉。」即仁祖命先朝王子義昌君書「日光淨界」，「彰孝道場」是後加的。松田甲則認為是仁祖的親筆。松田甲，《李朝仁祖より寄贈せる日光東照宮の扁額と鐘》，松田甲，《日鮮史話》第2編（東京：原書房，1976），頁55-59。

169 日光東照宮編，《日光東照宮》，〈東照宮關係略年表〉，頁18。

170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卷88、89、90。田中健夫、田代和生校訂，《朝鮮通交大紀》（東京：名著出版，1978），卷7，頁242-243。1636年時，義成曾請使臣入權現堂「周覽」，使臣辭不入。在石壇稍休息之後，因風雪遂下山。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16上。

171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十九日」條，頁59下；「十二月二十一日」條、「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60上。

172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十九日」條，頁59下。

蒼翠連天。山路曲折，難以攀登。先過山菅橋，橋下瀑布水急，飛流倒瀉，俯視慄然。過橋後，換乘小轎。¹⁷³ 1655年時，使節在歇廳稍作休息，接待官以山有靈異，設素饌招待。南龍翼言：「可知其尊崇之地也。」¹⁷⁴ 之後，沿路皆鋪薄石，左右石牆繚繞，牆高約四丈餘，其間多是銅瓦、塗金的梵宇。¹⁷⁵ 至石門，即石鳥居，高約五丈，石為筑前州（今九州福岡縣）所產。任統記載：「如我國紅門者，則雙柱對豎，圍各數把，鍊以八稜。上橫杠，亦用石。高不下五丈，廣不過三間，刻其柱曰：筑前州石。」¹⁷⁶ 庭內皆鋪龜文博石，石亦來自筑前州。任統言：「其為用功可知。」¹⁷⁷ 金世濂言：「其竭盡民力至此。」¹⁷⁸ 《癸未東槎日記》載：「可想其物力之鉅。」¹⁷⁹

1636年的使節至石門後，直接記載入銅雀門，抵達權現影堂。石門內的景致，據1643年使節的記載，庭之東有樓，將懸掛朝鮮所送大鐘。西有水閣（今御水舍），「鑿石作大拱，安于石上，底穿一穴，使通泉脈，激而湧出，名曰：石盤。」¹⁸⁰ 1655年從事官南龍翼記載此為石槽，名為「石舟」。¹⁸¹ 1643年的使節禮畢後，曾在此「酌水遞飲，味極甘冽。」¹⁸² 南龍翼又記載，此處西有五重塔，庭之東西各有鐘樓，東樓懸掛朝鮮鐘，西樓懸掛南蠻鐘（荷蘭燈籠），南蠻鐘：「形制詭恠。」¹⁸³ 入陽明門後，1643年的使節記載，有

173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30下。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61下。金世濂記載為山柱橋。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16上。山菅橋即神橋，1636年改為石橋柱。將軍、敕使以外，不能渡此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頁161。大瀧晴子，〈日光と朝鮮通信使〉，映像文化協會編，《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毎日新聞社，1979），頁171。

174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61下。

175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60上。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30下。

176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60上。金世濂寫為「虹門」，描述大致與任統相同。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15下。

17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60上。

178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15-16上。

179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30下。

180 同前註。

181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61下。

182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31上。此水用以淨手，亦可飲用。

183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61下。五層塔於1650年完成。東照宮編，

「字畫頗正，精刻填金」之「東照大權現」五字，為後水尾天皇（1611-1629 在位）之親筆。東樓陳設樂器（今神樂殿），西樓有兩座家康生前所乘金輿（今神輿舍）。再入一門（唐門），即所謂權現堂。有五楹，門之左右「龍獅擎擧攬」。屋宇兩頭有飛騰狀龍鳳，軒翥、屋脊、簾瓦、柱楣、桷、稅、扁鐺等，皆鍍黃金。簾箔帷帳，飾以珠璣。¹⁸⁴ 黃胤言：「雕飾之奢麗，非日光寺之比。」¹⁸⁵ 金世濂言：「其窮極奢侈如此」。¹⁸⁶ 任統言：「種種窮極奢侈之狀，不可殫記。」、「天必厭穢，事事如此，何可久也。」¹⁸⁷ 南龍翼言：「窮奢極技」。¹⁸⁸ 廟堂內安置家康木像，「深邃不可見」。家康則瘞於廟後山麓塔內，塔亦塗以黃金。¹⁸⁹ 1636 年時，因宗義成有：「且留詩什，永鎮山門。」之請，通信使因此題送近體詩八首。¹⁹⁰ 1643 年，參拜後，主僧號毗沙門堂曾向使臣行揖，此僧為當時後光明天皇（1643-1654 在位）之四寸（男寵）。¹⁹¹

祭禮時，有五、六十位樂工和舞童。南龍翼認為，「頗似我國伶童」。1655 年時，參拜權現堂後，接著參拜大猷院。大猷院之石槽、層塔、階庭、廟宇，皆倣效權現堂，金碧燦爛則有過之。奉安御筆、幣帛、奠物，再拜焚

《日光東照宮》，〈東照宮關係略年表〉，頁 18。朝鮮鐘高 110 公分，外徑 90 公分，龍頭 25 公分。銘文為禮曹參判李植撰，行司直吳竣書，並用崇禎壬午年號。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卷 89，〈朝鮮國部〉 65，〈日光山詣拜並獻備物〉，頁 29 下。大瀧晴子，〈日光と鮮通信使〉，頁 173-175。

184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 30 下。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 61 下-62 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16 上。任統形容權現堂，室制如關王廟。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60 上。

185 黃胤，《東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50 上。

186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16 上。

18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60 上。

188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 62 上。

189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 31 上。

190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16 上。任統和金世濂的詩作，參見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卷 88，〈朝鮮國部〉 64，〈日光山詣拜並獻備物〉，頁 27 下。三使的詩作，收入《東照社緣起》（1639 年完成），但大瀧晴子認為，只有金世濂的詩是原稿，其他二使的詩為後來謄寫的。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頁 122。

191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七日」條，頁 31 上。

香後讀祝，而後再拜。¹⁹²使節根據禮儀，欲燒祝幣（祝詞和幣帛），但 1643 年時，豐後守曰：「此則大君既有分寸，御祝乃一國之慶，萬世之寶，欲以傳之子孫云。」¹⁹³故祝文緘封納於大君，幣帛則留置日光山作為山門之寶。1655 年的祝文，亦保留下來。¹⁹⁴任統評論日光山曰：「彷彿我國伽倻山形，而泉石則無可觀。國內第一名山如此，其他可想。倭俗崇佛，古今同然。關白以一國君長，享其祖於佛寺之後荒山之中，而曾不為恥，反欲誇張於隣國三使臣，其愚無知識，有不足責矣。」¹⁹⁵金世濂同樣認為日本第一名山不過如此，「而關白竭盡財力，窮極奢侈，曾不知愧。至請遊觀，反欲誇張，豈不謬哉。」¹⁹⁶南龍翼則曰：「蓋論山勢，則雄峙不及富士，而洞門之回抱，峰巒之秀發，則絕勝焉。源氏之兩世卜兆，良有以也。」¹⁹⁷任統和金世濂皆認為，日光山無足可觀，關白請朝鮮三使遊日光山，不過是為誇示，此舉可謂無識、荒謬。南龍翼的看法較持平，對日光山的洞門、山巒，仍認為是絕勝。

朝鮮使節因家光、家綱要求，三次至日光山。日本對朝鮮做前無此例的要求，目的在顯示幕藩體制的確立和威容，同時藉由外國使節的遊覽、參拜，¹⁹⁸使其政權得到國際的認同。反觀朝鮮願意接受，則因當時其國內處境困難，如 1636 年有所謂「丙子胡亂」。¹⁹⁹向日本作此示好，是牽制清的一種對策。其後日光山聖地化完成，朝鮮與清的關係亦穩定，遂無致祭必要。

2. 福禪寺

福禪寺在備後州鞆津，朝鮮通信使將鞆津全記載為鞆浦，²⁰⁰福禪寺是朝

192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 62 上。詳細奠物，參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頁 161。1655 年在權現堂沒有祭文。

193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二十六日」條，頁 30 下。

194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 62 上。

195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60 上。

196 金世濂，《海槎錄》，「十二月二十二日」條，頁 16 上。

197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八日」條，頁 62 上。

198 琉球慶賀使也至日光廟參拜。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東京：至文堂，1966），頁 228。

199 1627 年清軍第一次入侵朝鮮，稱「丁卯胡亂」。1636 年第二次入侵朝鮮，稱「丙子胡亂」。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鮮關係史の研究》，頁 281-292。

200 鞆津地名的來源有多種說法，如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録》，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

鮮使節的客館。曹命采記載：「所謂福善（禪）寺，日前始行時館住於此。……今聞年前已遭回祿之災云，爲之一歎矣。追聞此寺尚在，而年久荒廢，故今移館所云。」²⁰¹即福禪寺遭火災燒毀，1748年的使節不在此寺停宿。由於趙曦記載其館所爲福禪寺，²⁰²可知該寺於1764年時已修復。福禪寺作爲朝鮮使節的客館前後計有十次。

韜浦的景致，朝鮮使節記載頗多。李景稷記載：

自馬島抵此幾數千餘里，而上關以東，頗有島嶼浦瀨之勝，到韜浦則最爲明秀奇絕。²⁰³

南龍翼記載：

爽塏無比，俯滄海，眼界不啻千里。遠而伊豫、讚歧諸州，近而電戶、尾路等島。隱約於天畔，明滅雲間。適當雨霽，海晏如鏡，風帆去來，沙鳥交翔。²⁰⁴

任守幹記載：

臨海砌臺，眼界曠豁，形勝最佳云。²⁰⁵

申維翰記載：

海岸山高秀臨海，與三面諸山相控爲灣。山根漫海處，削石爲堤，平整如截。夾以松杉橘柚百果之林，蒼翠四擁，皆倒影在水。人皆至此，詫第一觀。²⁰⁶

曹命采記載：

而山之一麓，臨海斗絕曠然。……雲橫月吐，萬頃如練。千百帆檣，依宿

行摠載》第10輯上，「七月初十日」條，頁50上、下載：「韜浦一名鞞浦，日本與高麗相戰，軍到此浦，割鞞爲旗，故名之云。未知鞞爲何物也。」《安齋隨筆》則載：此字爲漢土所無，而是日本所造。即柄之器物，因用皮革製造，故改木之偏旁爲革。

201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四月初十五日」條，頁20上。

202 趙曦，《海槎日記》，「甲申正月十一日」條，頁21上。

203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十四日」條，頁8上。

204 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二十二日」條，頁50下。

205 任守幹，《東槎日記》，「九月初九日」條，頁59上。

206 申維翰，《海游錄》上，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1輯，「八月二十八日」條，頁61下。

岸下。而點點懸燈，便有下列星光。令人飄飄然，有羽化之意。²⁰⁷

趙曦記載：

三面環海，南望無涯。東西小島，森羅拱揖，若呈媚態。……寺南數十步，斷崖斗起，如龍頭出海，累石為臺。又起小寺，景致亦甚奇妙，可謂曲曲名勝地也。²⁰⁸

綜上所述，知韜浦港灣扼要，小島羅列拱繞。千百帆檣，往來停泊。眼界遼闊，一望無涯。景致秀美，鬱鬱蒼翠。沙鳥飛翔，有如仙境。

福禪寺在岸上，周圍都是奇巖，石梯相連，屋宇高聳。趙珩言：「而景致殊絕，岳陽洞庭雖未目睹，而以發於詩句者見之，未知孰高而孰下也。」²⁰⁹南龍翼認為，以海路形勝而言，應以此寺為第一，且可與洞庭湖相比。²¹⁰洪景海言：「此勝景可與岳陽樓伯仲云。」²¹¹趙曦言：「好江山，好樓臺也。」²¹²朝鮮使節在福禪寺留有墨蹟和詩作。據曹命采記載：

己亥三使臣皆有七律題咏，而今作錦簇掛之壁上，楣頭揭額刻以日東第一形勝六字，此即己亥從事官筆也。與一行諸詞客，各次杜工部岳樓詩韻書給寺僧。²¹³

趙曦亦載：

辛卯從事官李南崗邦彥，書日東第一形勝六字，揭在板上。戊辰三使以下，諸文士，并次杜工部岳陽樓韻以給寺僧。²¹⁴

即寺之門楣揭有「日東第一形勝」六字，此為李邦彥所書。李邦彥是辛卯年（1711）的從事官，曹命采所記己亥年有誤。又，曹命采所記己亥三使臣有七律題詠，亦應是辛卯年的趙泰億、任守幹、李邦彥三人。1748年的正使洪啓禧（?-1771）、副使南泰耆、從事官曹命采與一行文士等，亦賦詩贈予寺

207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七月初十日」條，頁 50 上。

208 趙曦，《海槎日記》，「甲申正月十一日」條，頁 21 上。

209 趙珩，《扶桑日記》，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 3 卷（東京：明石書店，1995），「八月二十二日」條，頁 148 上。

210 同前註。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二十二日」條，頁 50 下。

211 洪景海，《隨槎日錄》，「四月十五日」條，頁 181 上。

212 趙曦，《海槎日記》，「甲申正月十一日」條，頁 21 上。

213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七月初十日」條，頁 50 上。

214 趙曦，《海槎日記》，「甲申正月十一日」條，頁 21 上。

僧。這些人的詩作被集成一卷，今仍收藏於該寺。²¹⁵ 趙曦又載：「澹窩第二子洪校理景海叔行，其時隨行，書對潮樓三字，懸板掛壁。」²¹⁶ 澹窩即洪啓禧，其子洪景海（字叔行）為隨行校理。此寺壁上懸板中的「對潮樓」三字，是景海的墨筆。

福禪寺多次作為朝鮮使節的客館，而使節團中的三使和隨行人員有不少是能文之士，他們歎賞此地秀麗的風光，也留下不少筆墨和詩賦。

3. 清見寺

清見寺在駿河州興津，通信使僅在 1607、1624 年二次住宿此寺，其餘八次均是路過休息。據任統記載：「大概前行，則此站例設於清見寺，今則進此十里地為之。無乃青見寺，有所污毀於前行，而有此移排之舉耶。其情則可惡，而在我國人不謹處事者，能無愧乎。」²¹⁷ 即清見寺不再作為客館，是因通信使污損此寺之故。通信使對此寺景致的描述相當詳細，而且留下不少詩篇和墨蹟。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一文，對這些詩篇和墨蹟有詳細介紹，²¹⁸ 本節主要由使節的記載作觀察。

寺在海邊巨鰲山麓，²¹⁹ 背山面海。前有松林，即三保松原，「長松落落，

215 1711 年和 1748 年三使之賦詩，參見松田甲，〈備後鞆津の福禪寺〉，松田甲，《日鮮史話》第 3 編（東京：原書房，1976），頁 97、101-102。

216 趙曦，《海槎日記》，「甲申正月十一日」條，頁 21 上。

21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二月初一日」條，頁 57 上。松田甲，描述通信使，「彼等一行，當時稱日本倭夷，輕侮日本，多傲慢不遜之行。若無其事在席上灑尿，在坐側吐痰，在柱上抹鼻水等，館舍蒙受莫大損害。」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松田甲，《日鮮史話》第 5 輯（東京：原書房，1976），頁 7。其後八次宿江尻或三島。

218 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文前 5 頁筆跡，頁 5、頁 9、頁 11、頁 12、頁 15-17、頁 20-22、頁 24-28。1643 年製述官朴安期，1655 年正使趙珩、副使兪瑒、從事官南龍翼，1711 年正使趙泰億、副使任守幹、從事官李邦彥、同書記南聖重，1748 年正使洪啓禧、副使南泰耆、從事官曹命采、製述官朴敬行、副使書記柳迥、同書記李命啓，1764 年正使趙曦、副使李仁培、從事官金相翊、製述官南玉、同書記成大中、書記金仁謙、書記元重舉、書記李鳳煥、書記洪善輔，在清見寺均留有字與詩。繪畫則有金有聲的金剛山、洛山寺屏風。辛基秀，《新版朝鮮通信使往來：江戶時代 260 年の平和と友好》，頁 91 上、下。清見寺至今保存有超過 50 件當時的書畫，一部分被刻印至木板掛在本堂。姜在彥譯注，《海游錄——朝鮮通信使の日本紀行》（東京：平凡社，1974），頁 166。

219 慶暹，《海槎錄》，「六月十八日」條，頁 48 上。申濡有「落日鐘聲鰲岫寺」詩句，此即指在巨鰲山的清見寺。申濡，《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5 輯，〈江尻夜坐〉，頁 19 上。

十里蒼蒼，望之若島嶼然。」²²⁰ 寺宇並不宏偉，但景致清幽。入寺需上數十級石階，視界遼闊。²²¹ 寺前有一棵蟠梅，老幹彎曲，左右傍枝橫亙百餘步。慶暹有「有若葡萄茄子然」²²² 之語。姜弘重認為，「枝枝結英，欲吐未吐。日光之下，恰似老龍橫臥，鱗甲生輝。」²²³ 將枝枝欲開的梅花，比喻成老龍的鱗甲。《癸未東槎日記》則載：「枝條蜿蜒，見之如驚龍走蚪焉。」²²⁴ 成大中言：「倭國八景，一為清見寺賞梅，即此梅也。要之為數百年物也。」²²⁵ 梅樹之外，列植杉木真松，枝條修剪方正，「繚繞如牆」、「如展屏障」，姜弘重認為是「天地間一奇觀也」。²²⁶ 寺後皆是「翠壁」，高約七、八丈的瀑布，「飛澤流瀉，望之如匹練。」飛瀑之下有深潭，引水為池。池左右雜植棕櫚、冬柏、松竹、柑橘之類，「樹木葱鬱，景象幽曠。」²²⁷ 另有所謂霸王草，「非木非草，而其株過丈餘。不柔不剛，其葉如厚掌，而或似菌茸，或似贅肉。花發葉端，其色則微紅。」²²⁸ 副房軍官田光國認為這是仙人掌，朝鮮燕京也有。²²⁹ 寺中多奇花異草，二月「花蕊方開，香濕一院。」三月梅花謝落後，「異卉多抽新葉，飛瀑溢添雨後。寺愈深邃，景多窈窕。」趙曦有「綠陰芳草勝花時者，誠非虛語也。」²³⁰ 之言。清見寺的景致，趙綱有「清見寺前重溟闊，清見寺後懸瀑鳴」、「滿庭梅橘更多情」²³¹ 等詩句。

法堂門楣的懸板，有 1607 年正使呂祐吉、副使慶暹、從事官丁好寬三人

220 慶暹，《海槎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44 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二日」條，頁 27 下。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七日」條，頁 35 下。

221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 10 輯上，「五月十七日」條，頁 31 下。

222 慶暹，《海槎錄》，「六月十八日」條，頁 48 上。

223 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七日」條，頁 35 下。

224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二日」條，頁 27 下。

225 成大中，《日本錄》第 2 冊，頁 19 下。

226 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七日」條，頁 35 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二日」條，頁 27 下。

227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31 下載：「壇邊流下三、四丈瀑布。」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七月初二日」條，頁 27 下。慶暹，《海槎錄》，「六月十八日」條，頁 48 上。

228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31 下。

229 同前註。

230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一日」條，頁 27 下；「三月二十日」條，頁 36 上。

231 趙綱，《東槎錄》，〈清見寺〉，頁 7 下。

題詠的七絕詩。²³²另有 1643 年製述官朴安期書寫「諸佛宅」的懸板。²³³1655 年南龍翼於黃昏抵達此寺，其印象是「眼底森羅之景，燈下雖難盡悉，前海後瀑，青絕幽夔，似不下我國洛山寺矣。」²³⁴他認為清見寺不下於朝鮮襄陽洛山寺。洪景海亦言：「古人以此寺比諸洛山寺，果非虛也。」²³⁵1764 年趙曦至此寺時，住持僧主忍曾向他乞取洛山寺畫本。趙曦在回程時，「以洛山寺畫本，以副前懇。」趙曦評論此寺三面環海，雖不如韜浦開豁，但四時長春，為韜浦所無。若論日東形勢，可以說與韜浦在伯仲之間。此寺景致，「足留一宿之緣」。²³⁶呂祐吉留在懸板上的詩句，則有「東來不過清山寺，孤負扶桑此壯遊」之語。²³⁷

4. 大佛寺

大佛寺即今之方廣寺，在京都東南，最初稱為大佛殿，為豐臣秀吉（1536-1598）的願堂。1586 年興建，1589 年完工。1596 年因地震毀壞，秀賴予以重建，1612 年完工。1662 年金銅佛因地震受損，大佛遂改用金箔木雕。²³⁸通信使並非每次都入寺參觀，但留下的記載頗為詳細。大佛寺「屋宇宏敞」、「層閣甚高」，外觀是二層，但內部無樓，頂直抵樑上。間架寬約二十餘尺，長十一間（三步為一間），寬七間。十二根橫楣，逐次向上。兩楣之間，約一人高度，一柱約三圍。窗戶玲瓏，鋪石平行。²³⁹李景稷言：「巧

232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31 下。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一日」條，頁 27 下，記載為丙子年，此有誤，應是丁未年。三人之七絕詩筆跡，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文前第 1 頁上圖。

233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31 下。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一日」條，頁 27 下，記載為辛卯年，此有誤，應是癸未年。

234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一月初五日」條，頁 65 上。洛山寺在距江原道襄陽邑東北一里半五峰山（又名洛山），此寺負山臨海，風光奇秀，為嶺東（江原道）八景之一。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頁 13。

235 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十七日」條，頁 192 下。

236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十一日」條，頁 27 下；「三月二十日」條，頁 36 上。住持僧主忍，即該寺第 11 世閼板主忍和尚。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頁 23。

237 松田甲，〈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文前第 1 頁上圖，頁 5。

238 姜在彥譯注，《海游錄——朝鮮通信使の日本紀行》，頁 237。

239 姜弘重，《東槎錄》，「正月十七日」條，頁 41 上。南龍翼，《扶桑錄》下，「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66 上。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

不可形容」。²⁴⁰ 姜弘重言：「制作之壯麗，天下無雙巨刹也。」²⁴¹ 寺內金像坐佛，高十餘丈，廣四、五丈，「其圍如一造山」，「一頸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²⁴² 吳允謙言：「皆言天下更無此寺之宏大，此佛體之高壯也云。」²⁴³ 坐佛自膝至頂，每隔一丈貼一佛像，高度如常人，如此連貼十三座。大佛左右，又貼二十五座佛像，高度亦如常人，層榻座壁皆塗金。²⁴⁴

門內兩邊安置有金獅子，「其狀極大」。門外左右有四天王像，高約四、五丈，李景稷言：「殊形詭制，真一奇觀也。」²⁴⁵ 從外間到佛殿，左右各有刻石。三面長廊，長各約數百餘間。據慶暹載，法堂三十三間，左右長廊亦各三十三間，故寺名三十三間寺（即蓮華王院）。左邊長廊，列立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座金佛，「皆三頭六臂」、「金光耀室，淨彩射人。」²⁴⁶ 南龍翼言：「諺傳家康欲糜秀賴之財，誘以普施，使之荆建。浮屠之壯，極於此矣。」²⁴⁷ 並留下五言絕句一首，曰：「法地三千界，諸天億萬軀；其中尊者在，厥大世間無。佛力元如許，人功亦與俱；蕭涼多少寺，能有此浮屠。」²⁴⁸ 關於三十三間堂，申維翰《海游錄》載：「記余弱冠，夢入一金殿，覩金佛數萬，簇簇充棟。其下有人指示曰：三千世界。今來夢中事，恍然相孚，即

240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

241 姜弘重，《東槎錄》，「正月十七日」條，頁 41 上。

242 同前註。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金指南，《東槎日錄》，「九月二十六日」條，頁 50 下。

243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58 下。

244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南龍翼，《扶桑錄》下，「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66 上。姜弘重，《東槎錄》，「正月十七日」條，頁 41 上。Carl Peter Thunberg 著，山田珠樹譯註，《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頁 187 載：此建築物唯一缺點是，太大、採光不足。佛像之大，據翻譯之說，6 個男人可以日本式坐法，綽綽有餘坐在佛掌上。大佛耳大，髮捲且長，身體纏布，舉右手，左手放在腹部。

245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下。

246 同前註，「八月二十六日」條，頁 11 上。慶暹，《海槎錄》上，「四月二十四日」條，頁 42 上。金指南，《東槎日錄》，「九月二十六日」條，頁 50 下。大佛寺和三十三間堂被看作是一體，沒有區分。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座金佛只是號稱，非實有其數。趙珩，《扶桑日記》，「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159 下載：「別設長廊，而小佛羅列，其數甚多。雖未計之，三千三百之數，庶幾近之。」今之三十三間堂有一千零一座金佛。

247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一月十六日」條，頁 66 上。

248 同前註，〈大佛寺〉，頁 66 下。

如王伯安伏波席之類，蓋有前定耳。」²⁴⁹ 即與其弱冠時夢中所見相同，而有命中前定之感。

寺前有一墳形高丘，為秀吉聚埋朝鮮人耳鼻之處（即鼻塚）。上立有石塔，為秀吉死後，秀賴所立。「設塹圍垣，使不得踐踏。」²⁵⁰ 據姜沆載：秀吉入侵朝鮮，久而無功。因加藤清正之建議，決定再出兵，並下令諸將（小早川秀秋等）曰：「人有兩耳，鼻則一也。宜割朝鮮人鼻以代首級。」諸將依令，割朝鮮人鼻，以鹽浸之，送予秀吉。秀吉閱視後，聚埋於大佛寺傍。²⁵¹ 慶暹則言：「蓋倭國相戰，必截人鼻，有若獻馘者然。故壬辰之亂，收聚我國人鼻，埋之一處，築土為塚。秀賴立碑，刻之曰：非爾等有罪，爾國之運數使然云。」²⁵² 對此，姜沆言：「血肉之慘，舉此可見」。²⁵³ 李景稷言：「聞來不勝痛骨也。」²⁵⁴ 姜弘重言：「聞來不勝痛心。」²⁵⁵

1636年因下雨未至大佛寺外，1617-1719年通信使於歸途遊覽大佛寺，並在殿前接受對馬島主宗氏饗宴成為慣例。對寺傍的鼻塚，1719年則「高設竹籬十餘丈，以障蔽之。」²⁵⁶ 當時申維翰曾言：「第吾在國時，素聞大佛寺為秀吉之願堂。此賊乃吾邦百年之讐，義不共天，況可酣飲於其地呼。」、「吾所以決不入寺門者，義不忘讎也。」²⁵⁷ 而拒絕入寺。但後來京伊取出其家藏《日本年代記》，證明此寺為家光所建，使節才進去。²⁵⁸ 成大中言：「館我

249 申維翰，《海游錄》中，「十一月初三日」條，頁75上。

250 慶暹，《海槎錄》上，「四月初九日」條，頁41上。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11上。姜弘重，《東槎錄》，「正月十七日」條，頁41上。

251 姜沆，《看羊錄》，頁27上-下。

252 慶暹，《海槎錄》，「四月初九日」條，頁41上。

253 姜沆，《看羊錄》，頁27下，夾注。

254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二十六日」條，頁11下。

255 姜弘重，《東槎錄》，「正月十七日」條，頁41上。同書同頁同條載：「或云晉州陷沒之後，埋其首級於此。」申維翰，《海槎錄》中，「九月十一日」條，頁65下載：「倭言淀江之岸，有名晉州島者乃壬辰倭獲晉州人而處之，今其一村無他種。令人想得當時，毛髮竦然。」

256 因下雨未去，直接至淀浦。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十六日」條，頁55上。洪致中，《東槎錄》，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5卷（東京：明石書店，1995），「十一月初三日」條，頁130中。通信使有關參詣大佛寺的記載，參見仲尾宏，〈耳（鼻）塚關係の使行録記述一覽〉，《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頁69-70。

257 申維翰，《海游錄》中，「十一月初一日」條，頁74下。

258 同前註，「十一月初二日」條，頁74下-75上。

人於此，要觀佛像，而實辱之。」並言 1719 年日本以文籍證明大佛寺非秀吉所建，此文籍實為偽造。²⁵⁹ 1719 年以後，因恐此類事件再度發生，雙方協議中止參詣，因此 1748 年和 1764 年的通信使均未至大佛寺。²⁶⁰

豐臣秀吉令諸將割朝鮮人鼻子以代首級一事，日韓史料均有記載，如《元親記》載，在全羅道蔚山郡，割取 6006 人之鼻，用鹽浸之，每一千放入一桶，計六桶。²⁶¹《義演准后日記》載：「傳聞，從高麗上耳鼻十五桶，則大仏近所築塚埋之。合戰日本得大利。」²⁶²《鹿苑日錄》載：「本朝銳士攻城略地，而擊殺無數。將士雖可上首功，以江海遼遠剗之，備大相國高覽。相國不怨讎思，卻深慈愍心。仍命五山清衆，設水陸妙供，以充怨親平等供養。爲彼築墳墓，名之以鼻塚。」²⁶³《朝鮮記》載，大將取首級，其餘取鼻，以鹽和石灰裝入壺。²⁶⁴《雍州府志》載：「在同大佛殿樓門之外，豐臣秀吉公朝鮮征伐時，軍士每得韓人首級，厭海陸運漕之煩勞，斬耳鼻贈日本。秀吉公悉令納埋斯所，建塔於一堆墳上，是號耳塚。」²⁶⁵《懲毖錄》載：「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²⁶⁶《芝峰類說》載：「平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故倭卒遇我

259 成大中，《日本錄》第 1 冊，頁 17 上、下。

260 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頁 62-66。雨森芳洲於其〈交隣提醒〉（1728 年完成）中，亦主張廢除。對馬藩與幕府的相關者，是否受其影響，無法證明。參見雨森芳洲，〈交隣提醒〉，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編，《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1982），頁 66 上、下。根據成大中記載，1719 年時從事官李明彥仍拒絕入寺。「然倭人亦不復以館我，明彥力也。」成大中，《日本錄》第 1 冊，頁 17 下。

261 長曾我部元親，《元親記》下，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23 輯上（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高麗赤國陣之事〉，頁 23 上。

262 《義演准后日記》，弥永貞三、鈴木茂男校訂，《史料纂輯·古記錄編》（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6），慶長二年九月十二日條，頁 163。

263 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平洋社，1934），卷 27 〈日用集〉，慶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條，頁 368 下。

264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20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慶長二年八月十六日條，頁 288 下。

265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國書刊行會編纂，《續夕群書類從》第 8 輯（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卷 10 〈陵墓門·愛宕郡·耳塚〉，頁 278 上。

266 柳成龍，《懲毖錄》，《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卷 4，頁 7 下。

國人，輒殺而割鼻，沈塩送于秀吉。秀吉閱視後，悉藏于其國北郊大佛寺傍，作一丘陵，以威示國人云。血肉之慘，舉此可知。而是時我國之人，無鼻而得生者亦多矣。」²⁶⁷ 根據藤木久志研究，自 1597 年八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九日，總計割鼻 29,251 個。²⁶⁸ 豐臣秀吉割取敵人耳鼻，據《雍州府志》載是仿效源賴義。²⁶⁹

如上所引，日本史料稱此塚爲鼻塚或耳塚。²⁷⁰ 據《洛陽名所集》載：「高麗人來朝時，見此塚必落淚。」²⁷¹ 《雍州府志》載：「爾後朝鮮入貢，日使、三使見大佛殿，其所相從之人，若有先祖死斯戰者之子孫，則下馬拜斯塚。」²⁷² 《太閤記》載，「此後朝鮮人來朝時，流淚且言：『此塚葬耳鼻者，皆我國忠臣，以死抱國恩之人。』在塚下燒香、讀祭文、懇弔。此世人所皆知。」²⁷³ 即朝鮮使節和隨行者，見此塚必落淚，並且下馬燒香、讀祭文敬弔。

(三) 史跡

通信使對所經路線幾處史跡，及數處地名之傳聞，亦有記載。至藍島時，對對岸的博多冷泉津，大都會憶起新羅忠臣朴堤上、高麗使臣鄭夢周、朝鮮使臣申叔舟奉使日本的事蹟。²⁷⁴ 博多是古代日本的西都，又名霸家臺。姜弘重曾問規伯玄方（1588-1661）：「申叔舟於《海東諸國紀》中所言霸家臺在

267 李晔光撰，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卷 3〈兵政部·兵器〉，頁 81。

268 藤木久志，《織田豐臣政權》（東京：小學館，1977），頁 373。

269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卷 10〈陵墓門·愛宕郡·耳塚〉，頁 278 下載：「曾源賴義東奧之戰得敵首則殺片耳攜歸京師，是爲捷。然後於賴義所住之京師內，納其馘於一所，築塚，旁建寺，號耳納寺，追薦之。秀吉公追其舊例，而有斯舉者乎。」

270 仲尾宏認爲，以 1624 年刊行的林羅山，《豐臣秀吉譜》最早使用耳塚。仲尾宏，〈洛中洛外図にみる朝鮮使節と耳塚〉，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亂》（東京：明石書店，2000），頁 230。

271 湯淺吉郎編纂，《洛陽名所集》（京都：京都叢書刊行會，1915），卷 4〈大佛殿〉，頁 46 下。

272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卷 10〈陵墓門·愛宕郡·耳塚〉，頁 278 上-下。

273 法橋玉山，《太閤記》下，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輯，《物語日本史大系》第 9 卷（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8），〈洛東耳塚由來〉，頁 169 下。

274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 30 上。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五月十八日」條，頁 24 上。

何處。」玄方的回答是，「本無霸家臺之名，因博多之發音爲化家多（ハカタ），所以霸家臺（ハカダイ）是博多之訛，申叔舟一定是因此訛而誤記。」²⁷⁵ 申維翰在藍島時，雨森芳洲（1667-1755）贈詩給他，詩有「雄關月照霸家臺」之句，他問霸家臺在何處。雨森芳洲回答：「博多津日語發音和家多，貴國申文忠叔舟奉使日本時，筆錄曰：霸家臺。此爲音譯之訛，但其義甚佳，故至今仍以此稱呼。」²⁷⁶

博多冷泉津七里灘是新羅忠臣朴堤上死義埋屍之處（無遺跡）。玄方曾以「回頭西望眼猶寒，十里松林七里灘；堤上舊魂今若在，夜來入夢問平安。」詩句示姜弘重。²⁷⁷ 其中所謂十里松林、七里灘，皆在冷泉津。據《三國史記》載，朴堤上是新羅第十九代訥祇王（417-458年在位）的忠臣。當時王有卜好、未斯欣二弟，卜好在高句麗當人質，未斯欣在倭國當人質。王想迎回二弟，堤上以剛勇有謀被推薦爲使者。堤上說服高句麗王，卜好因此得以和堤上一起歸國。王又曰：「吾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表示願不辱命再往倭國，並認爲至倭國必須用「詐謀」，因此偽裝成叛國者至倭，以取得倭國信任。後來堤上利用大霧，讓未斯欣逃歸，但他卻被「以薪火燒爛支體然後斬之。」²⁷⁸ 趙曦《海槎日記》還記載，倭國令堤上跣足於竹根上，要他自稱日本臣，但堤上應聲輒稱新羅臣。²⁷⁹ 堤上的妻子在夫死之後，登鷄述嶺墜崖而死。玄方向姜弘重言：「有如此夫，有如此婦，千載之下，令人起感云。」姜弘重對玄方此言，則有「蠻夷之人，亦知景慕。烈烈英風，直如秋霸烈日爭輝，有足以樹千古之綱常矣。」²⁸⁰ 等語。朝鮮使節歷次路經此地，均會緬懷堤上的忠烈。但當他們問日本人此事時，卻沒有

275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30上。金世濂，《海槎錄》，「十月二十七日」條，頁7下。黃屎，《東槎錄》，「十月二十七日」條，頁42下。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日本國紀·八道六十六州·筑前州〉，頁174。

276 申維翰，《海游錄》上，頁57上。

277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30上。

278 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京城府：朝鮮史學會，1982），卷45〈列傳〉5，頁5-7。

279 趙曦，《海槎日記》，「十二月十二日」條，頁16下。詩人久保天隨曾作《憂息曲》三韓樂府二十首賦此事。其序中有「倭皇大怒，縛隄上，諭以禍福。堤上守節不屈，倭皇乃剝其腳皮，刈葦葭使趨其上。」又有「炮烙之刑極慘毒，周苛不屈真剛腸」等語。松田甲認爲，朴堤上的事像傳奇，沒有確切證據，這只是朝鮮諸書用聳人聽聞的文句。趙曦是和平使者，敘述比較平實。松田甲，〈博多と朝鮮人の事蹟〉，《朝鮮》124(1925.9): 90-91。

280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30上。

人知道。申維翰認為，「蓋非不知，而向我人諱之也。」²⁸¹

因倭寇問題，高麗於 1377 年派遣鄭夢周至霸家臺。由於 1375 年羅興儒以通信使赴日時，被懷疑是來打探消息，曾遭到囚禁，因此朝臣都為鄭夢周擔心。但鄭夢周與九州探題今川了俊（金川貞世）交涉，不僅使日本約束倭寇，也受到日本人尊敬。²⁸² 申叔舟於 1443 年以書狀官至日本，主張與日本維持和平外交。²⁸³

趙曦認為，朴堤上、鄭夢周、申叔舟三人，「秉彝蠻邦，確守臣節雖異，或生而或死，要皆取重於異類，此彼人之終加禮待於東土人者也。」²⁸⁴

在赤間關，使節的客館是阿彌陀寺。寺傍有安德天皇祠，祠內供奉一土塑小孩像。安德天皇（1180-1183 在位）是日本第八十一代天皇，源氏與平氏相爭，源氏佔領京都後，八歲的安德天皇為平氏所擁，撤退至西國。1185 年，壇之浦一戰，平氏失敗。安德天皇由祖母背負投海，宮嬪數人及從臣中納言平教盛（1128-1185）等七人亦投海，飛驒左衛門景經等五人戰死。²⁸⁵ 李石門《扶桑錄》載：「至今圖畫壁上，與安德同祭，至今傳之為古談。蠻夷之中，亦有忠其所事者如此，因亂後君者，可不愧哉！」²⁸⁶ 李石門認為蠻夷之國的日本，亦有如此忠誠者，那些背叛幼君者，應感慚愧。

徐福祠和徐市塚亦是通信使與日本學者常討論的話題。姜弘重曾問橘智正（宗義智的家臣）徐福祠在何處，橘智正回答：「在南海道紀伊州熊野山下，居人至今崇奉，不絕香火。其子孫亦在其地，皆稱秦氏。」²⁸⁷ 南龍翼《聞

281 黃辰，《東槎錄》，「十月二十七日」條，頁 42 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五月十八日」條，頁 24 上。申維翰，《海游錄》上，頁 57 上。

282 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卷 117〈羅興儒傳〉，頁 401 下；卷 117〈鄭夢周傳〉，頁 444 上。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頁 72-74。

283 河字鳳，〈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編，《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頁 67-84。

284 趙曦，《海槎日記》，「十二月十二日」條，頁 16 下。

285 慶暹，《海槎錄》上，「三月二十六日」條，頁 39 下-40 上。李景稷，《扶桑錄》，「八月初七日」條，頁 6 下。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月二十九日」條，頁 53 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五月十九日」條，頁 24 上。依田熹家，《日本通史》（臺北：揚智文化公司，1995），頁 64-65。

286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初七日」條，頁 6 下。

287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 29 下。

見別錄》亦載，大坂南方四十餘里處有熊野山，徐福至此山居住。山下有墓，子孫皆姓秦氏。²⁸⁸申維翰則認為，徐福入海後不知去向，但世之好事者仍言，徐福之子孫至今為倭皇，五百名童男、童女則為倭國各氏族之祖，此實為無稽之談。他說自天地開闢以來，有土就有人，有人就有君。倭地加上諸島有數千萬里，佳山麗水，膏壤沃野，百穀豐稔，出產各種寶物，如何到秦時才有人，到徐福時才有君主。徐福父子本為方外異人，見海中有此可居之地，為避秦，乃藉採藥之名，得到樓船、男女而去，當時中國並不知有此富饒之倭地。徐福居住日本，死於日本，或者可信。但其子孫，及五百男女之後皆改秦姓，則久遠而無可考。²⁸⁹趙曦《海槎日記》載：

世傳富士、熱田、熊野三山，謂以蓬萊、方丈、瀛洲。……而三神山之說，本涉荒唐，又安知必盡在於日本地也。徐市之必來日本，既未可信，則仙藥之必採於此島三山，又是皮不存之毛也。瑤草奇花，固非人間之所有。金丹鍊精，自是方士之妄言。如求延壽之靈藥，必無過於人蔘一種耳。我國既是產蔘之鄉，……世稱三神山，此言亦未必信矣。雖然如使徐市，欲求靈藥，則豈必捨朝鮮多產蔘之地，往日本不產蔘之邦乎。吾則嘗以此謂三山不在於日本，靈藥不產於日本，徐市不到於日本。此行後聞文士輩之言，則與此處稍有知識者，相為筆談之際，問徐市廟有無，則答以熊野山。雖有所謂徐福廟，而此是妄言，徐市初無到日本之事云。如果真有，則以日本誕妄之習，豈不誇張而敷演也。於此益可驗其齊東野人之說，不可信也。²⁹⁰

趙曦認為，傳說富士、熱田、熊野三山即為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仙之說本屬荒唐，他不相信三神仙在日本。徐福至日本一事不可信，煉丹是方士的妄言。如求延年益壽靈藥應屬人蔘，朝鮮是人蔘產地，徐福若求靈藥，何必捨朝鮮而往日本。朝鮮文士與日本稍有知識者筆談之際，皆言熊野山有徐福廟。但此為妄言，徐福並未至日本。徐福如果真到日本，以日本妄誕之習性，沒有不誇張敷演的。由此更可證明「齊東野人之說，不可信。」趙曦對徐福傳說的批判，比申維翰更徹底。成大中亦言：

288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4下。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初五日」條，頁52下。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29下。

289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下。

290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初九日」條，頁27上。

熊野山有徐市廟，舊稱倭皇為徐市之後，而實誤矣。……徐市之前，已有數十代君矣。²⁹¹

徐福至日本是秦始皇焚書之前的事，因此亦有日本有古文真本的傳聞。對此問題，姜弘重曾問橘智正，橘智正的回答是：日本一向沒有文獻，不曾聽說有這些書。縱使有，但「日本好戰，翻覆甚數，兵火之慘甚於秦火，豈能保有至今耶。」²⁹² 申維翰也問雨森芳洲同樣問題，雨森芳洲回答：

此說悠悠，歐陽子亦有所言，然皆不近理。夫聖賢經傳，自是天地間至寶，神鬼之所不能秘。故古文尚書，或出於魯壁，或見於大杭頭。日本雖遠在海中，自有不得不出之理。日本人心好夸耀，若有先聖遺籍獨藏於此，而可作千萬世奇貨，則雖別立邦禁，當不能遏其轉賣，況初非設禁者乎。²⁹³

即日本人好誇耀，如果真獨藏有此先聖遺籍，這是千萬世奇貨。縱使禁止，亦無法遏止其轉賣，更何況未禁止。

日本人在熊野山下立徐福祠，崇奉祭祀，香火不絕，也認為徐福的子孫在當地皆姓秦。但通信使對日本天皇是徐福的子孫、日本各氏族是五百童男女之後，甚至徐福是否真到日本等傳說，均認為不可信。至於日本有古文真本的傳說，不僅通信使懷疑，日本人更認為不可能。

通信使也記載一些較特殊的傳聞，如由藍島至赤間關時，須經過鍾崎島，此島屬筑前州，西距小倉約二十餘里。相傳倭人得到朝鮮大鐘，船載過此，結果鐘落海底。沉入海底的大鐘已幾百年，水清時還可看到鐘頂上的龍頭。後來豐臣秀吉想取得此鐘，遂動用萬人、鐵索，下結鐘頭，但終未能撈起，並以爲這是神明阻止。1643年，朝鮮運送鑄鐘至日光山時，關白特令筑前守徵調全州船隻護送，並且召集群僧設齋祈禱，朝鮮大鐘也無事通過此島。²⁹⁴

在鞆浦，通信使的館舍是福禪寺，寺在海上，傍島有山。南龍翼記載，此山名猿山。日本產猿，而此山最多，因以得名。²⁹⁵ 申維翰在赤間關時，曾

291 成大中，《日本錄》第1冊，頁11下。

292 姜弘重，《東槎錄》，「十月二十八日」條，頁29下-30上。

293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下。

294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五月十九日」條，頁24上；「七月十八日」條，頁29下。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初四日」條，頁47上。

295 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二十二日」條，頁50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五月二十七日」條，頁24下。

問雨森芳洲：「聽說赤關以東有猿山，山中多產猿，且可聽到猿聲，不知猿山在何處？」雨森芳洲立即捧腹笑說：「世上原本就有無其實而受虛名者，是誰見到誰傳的。明天在海上，看到左邊有一小土山，名叫元山。山中無鳥獸，而傳者將元山訛作猿，再訛傳產猿，又加上猿聲，此甚於弄獐之誤，令人絕倒。」翌日，船行四、五十里，經過所謂元山，申維翰看到此山濯濯無草木，非鳥獸可棲之處，果然如雨森芳洲所言，不覺一笑。²⁹⁶ 通信使對日本的一些傳聞，既記載，也存疑，或一笑置之。

（四）渡河

日本有很多河川，通信使對渡河方式，以及乘坐的日本船隻，均有詳細記載。用浮橋的河川，有大垣至名護屋間的佐渡河、墨街川、界川、興川、起川（木曾川），及濱松至懸川間的小天龍、大天龍二川。小田原至藤澤之間，亦有四處浮橋。²⁹⁷ 所謂浮橋，或用聯舟，或用鋪板。聯舟是用小船，或中船連結。²⁹⁸ 聯舟浮橋的結構，下面以大垣與名護屋間的五大川為例作說明。佐渡河河寬約一馬場，用小船八十餘隻；墨街川河寬約一里，用小船百餘隻；界川河寬亦約一馬場，通信使未記載船數，但河寬與佐渡河相同，因此可以推測大約亦是八十餘隻；興川河寬約數里，用小船一百九十餘隻。起川最寬，此處用船或言二百餘隻，或言近三百隻。²⁹⁹ 浮橋之船隻大小相同，上面所鋪木板亦長短大小一致。左右用粗大如股的鐵索，「引壓板端」，再以大麻索

296 申維翰，《海游錄》上，頁 60 下；「八月二十四日」條，頁 60 下。

297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56 上。南龍翼，《扶桑錄》，「九月二十三日」條，頁 57 上。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十日」條，頁 36 上。

298 南龍翼，《扶桑錄》，「九月二十三日」條，頁 57 上。姜弘重，《東槎錄》，「正月七日」條，頁 40 上。

299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56 上。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5 上。任統記載矢作橋長過一馬場。申維翰記載，矢作橋長六百餘步。因此一馬場寬大約六百步。任統同書同頁同條。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七日」條，頁 67 下。墨街川亦名墨俣川。金指南，《東槎日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47 下。洪禹載，《東槎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31 下。1719 年時，為架設舟橋，各河川使用的川船數總計 835 艘。松田甲，〈朝鮮通信使の江戸參向道中〉，《朝鮮》136 (1926.9): 64。

繫綁，因此船隻牢固平穩如平地，「其廣望不可辨牛馬」。³⁰⁰ 每隻船有軍士一名，擔任扶護的工作。左右船尾列立護送人夫，有如橋上之欄杆。岸上興建有房屋，常置差官。河之兩岸皆有守將，「呵禁行人，不得踏橋而過。」³⁰¹ 姜弘重記載：「浮橋之制，極其精緻，船皆新造。」³⁰² 洪禹載則載：「舉措雄壯，不足可記。而問其鐵索之費，堀川之役，船隻之稅，運板之功，造屋之用，幾至數千金云。」³⁰³ 洪景海言：「鐵索尤大，其費為萬餘金」³⁰⁴ 浮橋雖精緻、雄壯，但鐵索、堀川、徵集各州船隻、運板、造屋等，需費銀數千兩以至萬餘兩。

在駿河和遠江兩州之界，不能行船亦不能設浮橋的大偃川，河寬約五、六里，彎曲流長，或淺或深，水勢湍急，越渡之困難，通信使也有記載。³⁰⁵ 如 1643 年，使節一行至此，適逢潦漲，日本數百名護涉人夫列立水中，左右前後以手挾護使節。河水淹沒馬背，騎馬者亦脫袴而渡。列立水中之人夫，「有若木柵」，藉此以緩水勢。³⁰⁶ 1682 年，使節從江戶歸返至此，「寒雨霏霏，冷風蕭蕭。」護行軍立於水中，「腰下皆凍，戰縮不停。」卻絲毫不動。³⁰⁷ 1711 年，有三百人夫列立水中，「新造板輿閣得肩輿，四隅繫大絨索，挽之而行。」³⁰⁸ 又，1719 年申維翰渡此河時，水纔過膝，但「悍急如矢」。當時是造十餘台周圍有欄杆的白木架子，「奉龍亭及乘轎」，每一架

300 姜弘重，《東槎錄》，「正月七日」條，頁 40 上。黃屎，《東槎錄》，「十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46 上。洪禹載，《東槎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31 下。金指南，《東槎日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47 下。載：「鐵索之大如腕，麻繩之大如腿。」不著撰人，《癸未東槎錄》，「六月二十三日」條，頁 26 下。

301 洪禹載，《東槎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31 下。金指南，《東槎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47 下。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二十三日」條，頁 26 下。黃屎，《東槎錄》，「十一月二十四日」條，頁 46 上。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三十日」條，頁 34 下。

302 姜弘重，《東槎錄》，「十一月三十日」條，頁 34 下。

303 洪禹載，《東槎錄》，「八月初十日」條，頁 31 下。

304 洪景海，《隨槎日錄》，「五月初七日」條，頁 190 下。

305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5 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三十日」條，頁 12 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一日」條，頁 68 上。

306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二十九日」條，頁 27 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三十日」條，頁 12 下。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 15 上。

307 金指南，《東槎日錄》，「九月十八日」條，頁 50 上。

308 任守幹，《東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摺載》第 9 輯，頁 65 下。

子肩擔者數十人。一行鞍馬、行李，扶護而涉者，多至千餘人。日本官員則在河邊督促，叫喊吵雜之聲，熱鬧盛大。其後渡阿部川時亦如此。³⁰⁹

一般越渡河川都用板橋，如在三河州岡崎之西約五里的矢作川，有橋曰：虹橋，亦名矢作橋。橋長六百餘步，高度大約船桅可通過。上鋪木板，左右有欄杆。矢作川與海水相接，故漕運之船，皆停泊橋下。³¹⁰ 任統認為，大坂以東處處有長橋，但以此橋最雄壯。³¹¹ 申維翰則曰：「此為國中第一大橋。」³¹² 趙曦將此橋與朝鮮咸興萬世橋相比，他認為此橋建造雖精緻，但橋長只有萬世橋的三分之一。所以若說天下之長橋，恐怕以萬世橋最長。³¹³

從浪華江口到大坂城有三十里，1590年使臣黃允吉和1596年使臣黃慎，皆在此下船陸行。但後來的通信使均由此船行至大坂城。³¹⁴ 河口是淺灘，河水與海潮交流，水勢洶湧，³¹⁵ 使節必須在此換乘日本樓船和小船。有關換乘日本船隻、日本船制，及沿岸景致，僅以1636、1643、1719年的情況作說明。1636年時，有樓船八、九隻，小船數百隻在河口外迎接。使臣乘坐樓船，員役等上小船。樓船上有小樓，「粧以黃金，圍以綉幕，窮極奢麗。」河之左右，「商船賈舶，首尾相接」、「人家櫛比」。其間經過七大板橋，橋高數十丈，長約五、六百步，橋左右皆有銅欄杆，觀光者不能靠近橋邊。³¹⁶ 1643

309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一日」條、「九月二十二日」條，頁68上。阿部川在駿河州之西約二十里，源出富士山北，入於海，水淺湍急。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5上。

310 南龍翼，《聞見別錄》，〈山川〉，頁15上。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一日」條，頁35上記載：矢作橋距岡崎約三里。另參見「十二月二日」條。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六日」條，頁56上、下。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七日」條，頁67下。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著，吳秀三譯註，《シーボルト江戸參府紀行》（東京：雄松堂書店，1975），頁420載：此橋甚堅實，是用貴重的櫟木和檜木。有75個弧形橋柱，長208間，寬約30尺。3步為1間，208間等於624步。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 是德國人，182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江戶參觀使團的醫生。

311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十一月二十六日」條，頁56下。

312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七日」條，頁67下。

313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初四日」條，頁26上。又稱萬歲橋。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東京：東洋文庫，1936），頁193。

314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初七日」條，頁25下。比陸行可省數日行程。

315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十日」條，頁9下。申維翰，《海游錄》上，「九月初四日」條，頁62下載：「自河口至大坂三十里，江流或濶或狹，深不過一、二丈。」

316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十日」條，頁9下。吳允謙，《東槎上日錄》，「八月

年一行至此時，樓船有五隻，小船仍是百餘隻。樓船精巧奢麗，「簷楹欄檻，爛塗黃金。四壁塗以彩牋，光射人目，眩不可視。」篙工八、九人，「皆著白紵廣袖，容貌端秀。棹歌相和，聲甚清越。」河之左右，首尾相連之商船，不知有幾千隻。層樓大屋，星羅棋佈。其間酒樓、茶店相半。河之上流有八、九座長橋，「皆跨湖高起。」舟楫往來於橋下。過第七座橋後，始靠岸下陸。³¹⁷ 1719年時，申維翰亦在此換乘日本樓船，《海游錄》載：

煥爛侈巧，上起層樓，木刻蓋瓦狀綠漆。自葦以下全體黑，皆炯然可鑑。桷椽欄棟被黃金，窓楣仰屋亦如之，令人坐臥衣裾耀金色。以紫錦緞為帳，周圍四面，角角垂大紅流蘇，長可四、五尺。作鳳凰尾，欄上設朱簾細如絲，其色粲粲，下不及江水尺許。船尾用五彩斑紐丈餘，繫黃金鈴子二，以其聲為轉舵緩急。船腹浸水亦範金，金波互影。³¹⁸

樓船美侖美奐，尤其「桷椽欄棟」、「窓楣仰屋」、「船腹浸水」處，皆施塗黃金，因此坐臥之人「衣裾耀金色」，水上「金波互影」。每船有二十位搖櫓者，穿紅黃綠衣，各色衣服又以不同顏色刺繡龜紋，如黃衣繡黑紋，綠衣繡紅紋，各船船夫服色不同。衣服背後，另書黑篆體「過」字，櫓為正紅色。正使、副使、從事官以下，堂上官、譯官、通事等，分乘九艘樓船，「麗靡諸狀，無甚差別。」正使洪致中（1667-1732）對護行的對馬島太守說：樓船太過侈華，此船若是關白的御船，則使臣不敢乘坐。對馬島太守則驚訝說：此船專為使節而造，非關白御船。後來他私下探詢，始知除奉國書的船隻外，使臣以下所乘諸船，全是各州太守的乘船。³¹⁹ 總體而言，通信使對浮橋和樓船的看法是，日本「物力之盛大」、「樓船之侈過度」、「數百名護涉人夫，列立水中，可想威令之遠施。」³²⁰

十八日」條，頁 57 下載：「板橋五處跨江，勢若長虹。一曰土佐堀橋，二曰越中橋，三曰筑前橋，四曰三左橋，五曰肥後橋。又有天滿橋、京橋，在相望之間矣。……過第五橋下船，乘轎下館。」

317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六月初七日」條，頁 25 下。

318 申維翰，《海游錄》上，「九月初四日」條，頁 62 下。

319 同前註。成大中，〈槎上記〉，「甲申正月二十六日」條，頁 17 載：「櫓者並龜紋衣，棹謳如念佛，徹夜前進。」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一月三日」條，頁 215 載：為了容易判別，與眾不同的，日本習慣在船、衣服、提燈、旗子等，全印上徽文。

320 姜弘重，《東槎錄》，「正月七日」條，頁 40 上。申維翰，《海游錄》上，「九月初四日」條，頁 62 下。洪禹載，《東槎錄》，「九月十八日」條，頁 34 下。

(五) 特殊景觀

對通信使而言，較特殊的體驗和景觀，僅舉數例略作說明。

1. 地震

1596年、1655年、1711年、1719年、1764年，朝鮮使節均遇到地震。³²¹其中以1596年最嚴重。黃慎一行，八月二十五日到壹岐時，即聽到日本地震的消息。他於《日本往還日記》載：「聞日本國畿甸各處地大震，屋宇壞頽，壓死者至萬餘人云。」³²²之後，閏八月十五日在牛窗，十六日在無老浦（室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九月七日在界濱（大坂），均有地震。沈惟敬（?-1600）曾謂黃慎曰：「此地近有地震之變，無日無之，不可不慮。出避之，以免其壓也。」黃慎笑答曰：「此天之所以惡夫日本，而示之以如此之變。朝鮮本無干擾，陪臣無所畏也。」³²³實際上，此行正使、軍官、譯官遇地震時之驚慌，申晁用有詳細描述。《再造藩邦志》載：有一天四更時地震，屋瓦搖動似乎將倒榻。當時「正使以衣蒙身出之門外，軍官輩驚嚙出走，譯官李愉以兩手支撐空中而走出。」譯官李彥世「為屏風所壓，以為屋已崩頽壓已上。」軍官金敬元「未及開戶，直自小窓而出。」其所穿羊裘甚至有一片羊皮掛在毀窗的銅絲上。³²⁴

對地震的感受，南龍翼言：「聲如巨雷，屋樑撓鳴，非我國之所聞也。」並作詩曰：「地震扶桑曉，聲如火火燒；屋樑鳴似坼，坤軸撼將分。前史豈曾見，我東元未聞；應緣后土氏，不欲載蠻君。」³²⁵任守幹言：「屋宇掀動，有聲如雷。」³²⁶申維翰言：「地震如雷，屋宇掀動，良久乃定。」³²⁷趙曦言：

321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閏八月十五日」、「閏八月十六日」條，頁46上；「閏八月十九日」、「閏八月二十日」條，頁46下；「閏八月二十四日」、「閏八月二十七日」條，頁47上；「九月初七日」條，頁49下。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十一日」條，頁60上。任守幹，《東槎日記》，「十月三十日」條，頁67下。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六日」條，頁69下；「九月二十八日」條，頁70下。趙曦，《海槎日記》，「二月二十一日」條，頁30下。

322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八月二十五日」條，頁45上。

323 同前註，「閏八月二十一日」條，頁58上。

324 申晁用，《再造藩邦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卷3，頁472-473。

325 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初九日」條，頁60上；「十月十三日」條，頁60下。

326 任守幹，《東槎日記》，「十月十三日」條，頁67下。

327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八日」條，頁70下。

「平明睡纔覺，而身忽挑動。寢褥軍幕，並皆一時搖蕩。知是地震，故雖不心驚，甚覺恠駭。」³²⁸對地震的災害，申維翰言：「或有地坼數里，人家陷沒之時云。」³²⁹趙曦言：「曾聞日本地震頻數，且多地陷之處云。」³³⁰日本之有地震，趙曦更言：「以其處於海中，與陸地有異而然耶。」³³¹

2. 觀音寺

南龍翼記載此寺為「海潮山盤臺寺」。³³²寺在距韜浦尚有十餘里的絕壁上。李景稷言：「石壁千丈，半入海口。」³³³金世濂言：「石壁斗入波心，高可數百尺。」³³⁴蘇世讓言：「海曲層峯，特立四面，如削成。」³³⁵數間小庵在「海曲高巖」上，縹緲於半空中。「層欄高出懸崖之側，直壓行船之上。」「寺僧拓窓而坐，望之若仙。」³³⁶寺有僧侶數人，若有船隻經過，必鳴鐘相應。行船則將米錢或柴薪投入桶中，作為施捨。姜弘重於回程時，曾令廚房施予若干米柴。南龍翼於回程時，格軍（船夫）等亦爭相盡散餘米四、五石，鹽數斛。當時「諸僧幾為搬去，攢手而謝。」相談之後，南龍翼還送其尾扇、色扇各一把。³³⁷

3. 水車

淀城外的二具水車，亦吸引使節的目光。南龍翼、申維翰、趙曦、成大中、金仁謙等均有記載。³³⁸水車的功能，在於引水入淀城灌溉。水車的形狀，南龍翼言：「制作甚妙，與中國之制少異矣。」³³⁹趙曦言：「狀如鑣車，逐

328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二十一日」條，頁 30 下。

329 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二十八日」條，頁 70 下。

330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二十一日」條，頁 30 下。

331 同前註。

332 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二十二日」條，頁 50 上。

333 李景稷，《扶桑錄》，「八月十四日」條，頁 7 下。

334 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初五日」條，頁 9 上。

335 蘇世讓等，《東槎錄》，「九月初九日」條，頁 28 下。

336 姜弘重，《東槎錄》，「二月二日」條，頁 42 下。南龍翼，《扶桑錄》上，「八月二十二日」條，頁 50 上。

337 同前註。

338 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十一日」條，頁 53 下。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一日」條，頁 65 下。成大中，《槎上記》，「正月二十七日」條，頁 17。

339 南龍翼，《扶桑錄》上，「九月十一日」條，頁 53 下。

波自轉，酌水注桶，灌入城中。」³⁴⁰ 金仁謙之記載更詳細：即水車形狀像纜絲車，左右各插 28 根木條。木條前端各有一板，像直立水中一樣，水流則超過木板。一人轉動水車，木條前端繫小桶。桶內汲入水後，隨水車旋轉而上。桶下插的棍子掛在突出的木條上，桶內的水溢出流入溝內。水車再旋轉，空桶就到下方，再汲水上來。如此返復，晝夜不停，不假人手。水越過高大的城牆，城內的人皆飲此水，沒有不足的情形。³⁴¹ 趙曦覺得水車形狀「奇怪」，因此要別破陣許圭和訓導卞璞詳細觀察，並記下它的形制。他認為，如果朝鮮也能制作、使用，「則其於灌田之道，可謂有利矣。」³⁴²

4. 甘藷

對馬島甘藷的形狀、功能、裁種、儲藏等，趙曦觀察相當詳細。據其記載，甘藷又稱孝子麻，日本發音為古貴為麻（ここいも，kokoimo）。形狀不一，或似山藥，或似菁根，或似瓜，或似芋。味道類似山藥，但感覺較結實，也類似半煨的栗味。可生食，也可用烤或煮。和米作粥，或作餅，或和飯，是救荒最好的糧食。種植方法為，春暖後種於向陽處，待莖稍長，摘含一、二節的莖，埋入土中即可。依土質好壞，生長的甘藷大小亦不同。儲藏方法，秋天時，去其根，挖一深坑，放入甘藷後，鋪上數寸土，如此鋪放五、六層，再堆放草藁，覆上土。避免風雨，以防腐爛。待春天，再用同樣方法裁種。³⁴³

趙曦初到對馬佐須奈浦時，得到數斗甘藷，立即派人送回釜山，以培育藷種。回程至對馬時，又求得一些，這些則送給萊州校吏。隨行人員，也有將藷種帶回國的。他認為，如果甘藷的種植能廣佈朝鮮，對朝鮮百姓會有很大幫助。而且最好先在萊州培育，然後移植到濟州島和其他島嶼。尤其其他聽說濟州島土地和風俗，與對馬島很相似。如果甘藷在濟州島廣泛種植，則濟州島民可以藉此為生，無需船隻運米接濟。不過他也不清楚當地是否適宜，種植是否能順利。³⁴⁴

340 趙曦，《海槎日記》，「正月二十七日」條，頁 24 上。

341 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一月二十七日」條，頁 248-249。

342 趙曦，《海槎日記》，「正月二十七日」條，頁 24 上。

343 同前註，「六月十八日」條，頁 50 上。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十月十五日」條，頁 137 載：用三升米買來蒸食，形似何首烏藷，真是美味。似長芋柔軟，美味則勝之。

344 趙曦，《海槎日記》，「六月十八日」條，頁 50 上。

通信使沿途經過許多大小城市，大坂是上陸港口，京都是國都，江戶為將軍所居。三都的地理和人文各有其特殊性，京都無城郭，大坂和江戶則城池壯麗，固若金湯。三都道路皆四通八達，但大坂和京都呈井字型，江戶則寬廣方正。商業方面，大坂和京都商店和住宅區分開，江戶則道路兩側都是商店。大坂商業繁榮，商船雲集。京都佛寺林立，景致優美。江戶民物豐富，人才聚集。使節在三都停留時間較長，因此觀察、記載也詳細。

使節停泊諸港口皆住宿寺院，沿途休息亦多在寺院。³⁴⁵ 福禪寺有十次作為使節的客館，清見寺二次作為客館，八次路過休息。兩寺均面臨港灣，秀麗清幽，此勝景特別吸引使節。因日本之邀，朝鮮使節三次至日光東照宮，七次於歸途順道遊覽京都大佛寺。東照宮是德川家康的靈廟，德川家康被當作神奉祀。朝鮮因此時期國內有清軍入侵等，處境困難。參詣日光山，是向日本示好，牽制清的一種對策。大佛寺為豐臣秀吉的願堂，以金像坐佛及三十三間堂的金佛聞名。寺旁有聚埋朝鮮人耳鼻的鼻塚，對此不共戴天之讐，1719年的使節曾拒絕進入。後因恐此類事件再度發生，雙方遂協議中止參詣。

朝鮮使節行至藍島，都會憶起新羅忠臣朴堤上在對岸博多死節、高麗使臣鄭夢周至博多交涉倭寇問題遭囚禁，及朝鮮使臣申叔舟稱博多為霸家臺之事。這是他們認為，此三人在蠻邦，卻能守臣節、堅持和平外交。平教盛、景經等為安德天皇在赤間關殉死、戰死，此事件受朝鮮使節關注，是因他們感於蠻夷之國的日本，也有如此忠誠者。徐福之傳說，為中、日、韓三國所熟知。通信使雖常與日本學者討論，但多持懷疑、批判的態度，甚且認為不可信。其他如鍾崎島有朝鮮鐘沉落海底，猿山因產猿最多而得名等，這些傳聞雖也記載，但多是存疑，或一笑置之。

日本很多河川是連結上百，或二、三百隻中小船作浮橋，此為朝鮮所無。不能行船或設浮橋處，人夫列立水中以緩水勢，或動員千餘人扶護而涉。在浪華江口換乘的樓船皆新造，精巧華奢。這種渡河方式，對朝鮮使節而言，是新體驗。又，地震為朝鮮少有，水車和甘藷為朝鮮所無。絕壁上的觀音寺，船隻經過必鳴鐘相應，並以桶求施捨等，這些景觀特殊，因此也吸引使節。

朝鮮使節對日本人文景觀的觀察，不僅比較，且時有蔑視的言論。他們將京都與江戶東西對峙，比若中國之洛陽與長安。大坂之繁榮，蘇杭未必及

345 伊藤幸司，〈中世後期外交使節の旅と寺〉，中尾堯編，《中世の寺院体制と社會》（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 274-283。

之。日光山山形類似朝鮮伽倻山（跨慶尙北道西南和慶尙南道西北），福禪寺勝景可與洞庭湖相比。清見寺不下襄陽洛山寺，寺內霸王草朝鮮燕京也有。大佛寺較「仁政殿」高廣。³⁴⁶ 矢作橋號稱日本第一大橋，其長不過咸興萬世橋的三分之一，萬世橋才是天下最長的橋。日本有地震，是因地處海中，與陸地有異。在作類此比較的同時，使節也常有蔑視日本的批判。如認為日本人將京都稱為洛陽，是「聞可笑也」。大坂商業盛，但巧詐之習也盛。名山日光山，「無足可觀」。其豪奢極侈，「天必厭穢」。關白為誇示，邀請三使遊此山，可謂無識、荒謬。邀請使節遊覽大佛寺，名為觀佛，實為欺辱朝鮮。日人皆言不知朴堤上在日死節一事，此乃諱言，並非不知。徐福的傳說，是齊東野人之說，不可信。此外，還常稱日本為蠻邦、蠻夷之國。朝鮮使節觀察日本人文景觀最大特點是，不時流露出慕華和華夷的思維。

四、結 論

通信使對日本自然景觀的觀察，並沒有太大差異。使節最遠至日光山，東北陸奧並未踏足。對陸奧及以北地區的景觀，記載不多，且多推測。如金世濂言：「陸奧地形，當以白頭山（長白山）為本矣。」「自陸奧之平和泉至夷，海上三百里，或謂蝦夷，即我國野人之地云。」³⁴⁷ 陸奧以北的蝦夷，申維翰言：「本非大地，地惡不可居。居民面黑有毛，不識文字，便同禽獸。但其被服言語，為日本人矣。」³⁴⁸ 即將陸奧以北的蝦夷，視為野人之地，蝦夷人為禽獸。

對日本山脈，通信使的評論是，「山形秀麗」、「無雄險之勢」、「多殘山抱野」。但對四日路程之遙仍能遠望的富士山，則有山頂白雪皚皚、四時不融的深刻印象。使節們不曾見過洞庭湖，但常將京都琵琶湖的景致與其相比，並有「想未必過於此」的讚嘆。又如沿途連互不絕的翠竹蒼松，尤其是形成松原的海岸長松，無不吸引使節的目光。不同於朝鮮半島的大陸風光，島國日本的景觀給予使節違和感，但也給予他們強烈的印象。對於日本的自

346 朴梓，《東槎日記》，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1卷（東京：明石書店，1996），「八月二十六日」條，頁191中。

347 金世濂，《海槎錄》，頁11下、23下。

348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4上。

然地理，他們沒有太多批判。較特殊的是，申維翰以此理解日本人的氣質。他說：「其人之敏皙者多，而朴厚者少，蓋得其江山之氣。」³⁴⁹又說：「（豐後州的小倉）土膏而佳麗，是多冶女名姝。」³⁵⁰即日本人聰敏、白皙、多美女，此與其山水秀麗、土地肥沃有關。

人文景觀方面，通信使觀察雖詳細，但較少注意「利用厚生」問題。慶暹在往近江草津的途中，注意到路旁處處有堆積如山的土炭。這些土炭「涵水腐乾」後，可以炊爨，像木柴一樣燃燒。亦可施予田地，肥沃土地。³⁵¹南龍翼、申維翰都注意到淀城外的二具水車，南龍翼簡單提到它的形制巧妙與中國稍異，申維翰只說明它是作為灌溉之用。趙曦則要隨員詳細觀察，並記下形制，希望朝鮮也能製作使用。³⁵²

通信使中，以趙曦和同行書記金仁謙比較注意「利用厚生」問題。趙曦對水車關注外，如佐渡川架設浮橋處，「水激浦落之處，輒以大竹編成竹夫人樣子，圍可盈抱，長過一、二丈，盛以片石，以作防築。」³⁵³此「蛇籠」一、二年後，會長草形成堤岸。曹命采雖注意到這種抵擋水勢的措施，並認為「防川之法，此為第一。」但日本山野都是「大竹如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朝鮮只有三南地區有小竹田，和倭國相比，「便如大海稊米，而民既養之，亦不能自用。雖欲效此，何可得也。」³⁵⁴趙曦則有較樂觀的看法，他認為朝鮮西南有堤堰處可以使用此法。

在渡阿部川之際，趙曦看到路旁有一竹筩，長約一丈餘，「清水自其中聳出，流入水桶。」其原理是「立竹於川流，吸氣而引水，水隨引氣，一聳之後，更不斷流云。」此種「噴水機」，可以將水噴灑至遠處，他認為這對朝鮮亦是有用之物。回程抵森山之前，中午在八幡山休息，他聽到路邊有用

349 同前註，頁4下。

350 同上書上，「八月十八日」條，頁59下。南龍翼，《扶桑錄》下，「十月二十八日」條，頁63下載：「觀光男女，有絕白絕美者，三都皆然，此地（江戶）為最。」

351 慶暹，《海槎錄》上，「五月初六日」條，頁43上。仲尾宏推測，此似乎是「堆土堆肥法」。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亂》，頁253。

352 朝鮮國內也有人主張利用此法灌溉，而朝鮮政府也大力獎勵，但終未使用。參見鮎貝房之進，〈朝鮮人の日本風俗觀〉，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滿鮮史論叢》（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頁115。

353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初三日」條，頁25下。

354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五月初七日」條，頁28上。

踏臼擣穀的聲音，特地派別破陣許圭去查看。其形制是，在水車上「交以牙輪，鱗次轉環。前杠懸三碓確兩杵臼，後杠懸磨石。」水勢可以增減，不需要人力。藉一水之力，可舂磨六、七處。許圭在詳細觀察後，亦畫下來。趙曦認為：「好器械也。」「如得數百金，可以造得云。」³⁵⁵ 金仁謙對水車擣穀方式有較詳細的記載：即和淀浦水車一樣置於水中，水車中央有轉軸，粗約雙手可環抱，長約水車輪的五分之一。軸插五根木棒，下面放五個並排的臼。大木板上挖五個孔，五根杵插入孔中，杵的前端也裝上木棒。水車一轉，插在水車的木棒將杵拉上來，二根木棒一分開，杵就擣臼。第一根杵下垂之後，其他四根也陸續跟著垂下。第五根擣臼後，第一根又接著下來。如此循環返復，一天可擣五石米。不可思議的是，稻殼全部飛掉，只剩下米。像風箱一樣，會自然起風。³⁵⁶

對馬島的甘藷於 1723 年傳入，³⁵⁷ 1748 年的使節應該看過，但從事官曹命采並沒有記載。趙曦對對馬島甘藷的形狀、功能、栽種方法、儲藏方式等，有詳細記錄，並積極將甘藷引進萊州栽種，且希望與對馬島土地、風俗相似的濟州島也能廣泛種植。他認為甘藷是救荒最好的糧食，如能廣佈朝鮮，對朝鮮百姓會有很大幫助。³⁵⁸ 又，朝鮮本無浮橋，1790 年（正祖十四年）朝鮮設舟船司，其《六典條例》載：「南北船艙項船，先以鐵索分繫船之頭尾，釘結於岸上，次結縱梁及撐柱，次鋪橫板，次設欄杆。……兩板相接處，用掩釘對合，又於下邊以牽馬鐵跨釘兩板縫合處，又於板之兩頭穿隱穴，以麻索貫連，維結於左右邊縱梁。」³⁵⁹ 朝鮮舟橋之結構，與日本相似。³⁶⁰ 朝鮮使用浮橋就時間點而言，是在趙曦出使日本之後。是否與趙曦建議有關，有待進一步考證。

355 趙曦，《海槎日記》，「二月初十日」條，頁 27 上；「四月初二日」條，頁 37 上。

356 金仁謙著，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三月十四日」條，頁 311-312。

357 甘藷於 1492 年在新大陸發現後，16 世紀末傳至中國，1597 年傳至琉球。日本薩摩、長崎等地，於元祿時期（1688-1704）已栽種，但未傳至全國。鄭章植，《使行錄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觀》（東京：明石書店，2006），頁 401。

358 關於救荒食物，朝鮮倭通事尹仁甫、尹仁紹等，於上呈救荒策中，建議日本人有以葛根、蕨根為常食，可學其採食方法。參見國史編纂委員會，《世宗實錄》，卷 75，十八年十二月癸未條，頁 44 下。甘藷於 1765 年傳入朝鮮。篠田統，〈「種藷譜」と朝鮮の甘藷〉，《朝鮮學報》44(1967.7): 216-219。

359 高宗命編，《六典條例》下（首爾：景文社，1979），卷 10〈工典・舟橋司〉，頁 27 下-28 上。

360 朝鮮之浮橋，大約是學自日本。鮎貝房之進，〈朝鮮人の日本風俗觀〉，頁 116。

通信使所至地區受限，其對日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觀察，僅是部分，並非全貌。又由於朝鮮王朝崇儒的政策，³⁶¹ 以致士大夫只談論性理之學，對民生並不關心。通信使雖然沿途有機會觀察到日本民生，但其紀行中卻少有記錄。³⁶² 此外，朝鮮王朝的對外觀，基本上是慕華思想、華夷觀念，即儒家的世界觀。³⁶³ 1636年，清軍第二次入侵朝鮮後，由於對清的敵視，對外觀有偏狹的傾向。即朝鮮自認為其所擁有的儒教文化最優秀，清是劣等的夷狄，日本則是文化低劣的國家。³⁶⁴ 這種文化上蔑視日本的心理，在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中，經常流露。不僅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甚至文物方面也常有日本不及朝鮮的記載。如赤間關的硯石名聞天下，趙曦至此，曾言：「而今見置案之硯石，未知其必為極品也。曾聞我朝有一燕使，求極品硯石於中原，重價買取一面。及還詳見，則乃我國藍浦石也。」所以他認為：「天下硯石，恐無逾於藍浦所產者。」³⁶⁵ 對於日本船隻，黃辰認為：「輕快精妙，而牢固不如我船，相觸可以撞破矣。」³⁶⁶ 此種文化優越意識，使通信使無法用較客觀的角度觀察日本。其日本紀行中，甚至常以蠻夷、倭稱呼日本。³⁶⁷ 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有這些限制，此影響其對日本理解的程度。

361 高麗時期，歷代君主均崇信佛教。朝鮮開國後，改採崇儒抑佛的政策。崔根德，《韓國儒學思想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193-196。

362 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赴江戶的使節，由長崎荷蘭商館館長、書記、醫生組成。其任務與專業是商業貿易、動植物學、醫學等，因此留下的紀錄以這方面較多。又，其對東方異國文化並沒有太大成見，在對日本生活、習俗、文化等的觀察上，較之朝鮮使節反而更寫實，少批判。

363 孫承喆，〈朝鮮後期實學思想の對外認識〉，《朝鮮學報》122(1987.1): 117-122。

364 全世界有北胡、倭夷、洋夷，唯獨朝鮮是「小中華」，即所謂「朝鮮小中華主義」。姜在彥，《近代朝鮮の变革思想》（東京：日本評論社，1973），頁17。

365 趙曦，《海槎日記》，「十二月二十七日」條，頁18下。赤間關的勝景不如朝鮮雙湖亭。同書，「十二月二十九日」條，頁19下。

366 黃辰，《東槎錄》，「十月二十九日」條，頁42下。

367 趙曦，《海槎日記》，「十一月初二日」條，頁10上；「二月二十七日」條，頁32下；「六月十八日」條，頁50下。姜弘重，《東槎錄》，「十二月二十四日」條，頁39上。金世濂，《海槎錄》，「十一月十四日」條，頁10上。1719年，雨森芳洲曾於江戶客館，辭色甚為不平的問製造官申維翰，為何朝鮮人所撰文集中，常稱日本為倭賊、蠻酋。申維翰的回答是，「君所見我國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亂後刊行之文也。平秀吉為我國通天之讐，宗社之恥辱，生靈之血肉，實萬世所無之變。為我國國民，誰不欲鬻而食之。所以上自薦紳，下至厮隸，奴之賊之。語無顧藉，發於文章者，固當如此。」說明朝鮮敵視日本，是因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頁14上-下。

附表：使行錄一覽表

姓名	年代	職稱或身分	著作
鄭夢周	1377	與九州探題金川貞世 交涉禁倭問題	〈奉使時作〉
宋希璟	1420	回禮使	《老松堂日本行錄》
申叔舟	1433	書狀官	《海東諸國紀》
金誠一	1589	副使	《海槎錄》
黃慎	1596	正使	《日本往還日記》
鄭希得	1597.27~1599.6.29	俘虜	《海上錄》
姜沆	1597~1600	俘虜	《看羊錄》
慶暹	1607	副使	《海槎錄》
吳允謙	1617	正使	《東槎上日錄》
朴梓	1617	副使	《東槎日記》
李景稷	1617	從事官	《扶桑錄》
姜弘重	1624	副使	《東槎錄》
任統	1636	正使	《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
金世濂	1636	副使	《海槎錄》、《槎上錄》
黃床	1636	從事官	《東槎錄》
趙綱	1643	副使	《東槎錄》
申濡	1643	從事官	《海槎錄》
不著撰人	1643		《癸未東槎日記》
趙珩	1655	正使	《扶桑日記》
南龍翼	1655	從事官	《扶桑錄》、《聞見別錄》
洪禹載	1682	譯官	《東槎錄》
金指南	1682	漢學前正	《東槎日錄》
任守幹	1711	副使	《東槎日記》
洪致中	1719	正使	《東槎錄》
申維翰	1719	製述官	《海游錄》
曹命采	1748	從事官	《奉使日本時聞見錄》
元重舉	1748	書記	《乘槎錄》
洪景海	1748	軍官	《隨槎日錄》
趙暉	1764	正使	《海槎日記》
成大中	1764	書記	《日本錄》、《槎上記》
金仁謙	1764	書記	《日東壯遊歌》
柳相弼	1811	軍官	《東槎錄》

1764 年通信使的行程

辭朝 → 良才驛 → 龍仁 → 竹山 → 崇善 → 忠州 → 安保驛 → 聞慶
 8月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 幽谷驛 → 醴泉 → 安東 → 義城 → 新寧 → 永川 → 慶州 → 蔚山 →
 10日 11日 12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龍堂倉 → 東萊 → 釜山 →
 9日 20日 22日~10月6日

佐須浦 → 大浦 → 西泊浦 → 琴浦 → 對馬島 → 壹岐 → 藍島 → 南泊
 10月6日 10月27日 12月3日 12月26日 12月27日

→ 赤關關 → 室隅 → 上關 → 津和 → 加老島 → 蒲刈 → 忠海島 → 韃浦 →
 12月27日 1765年 3日 5日 6日 9日 10日 11日
 1月2日

日比 → 牛窗 → 室津 → 兵庫 → 大坂城 → 平方 → 淀浦 → 西京(倭京)
 12日 13日 14日 19日 20日 26日 27日 28日

→ 森山 → 彦根城(佐和城) → 大垣 → 鳴護屋 → 岡崎 → 吉田 → 濱松
 29日 30日 2月1日 3日 4日 5日(金絕河) 6日

→ 懸川(一名掛川) → 藤枝 → 江尻 → 吉原 → 三島 → 小田原 → 藤澤 →
 7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4日

品川 → 入江戸 → 品川 → 藤澤 → 小田原 → 三島 → 吉原 → 江尻 → 藤枝
 15日 16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7日 20日 21日
 ~3月11日回程

→ 懸川 → 濱松 → 吉田 → 岡崎 → 鳴古屋 → 大垣 → 彦根城 → 森山 →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4月1日 2日

西原 → 西京 → 平方 → 大坂城 → 宿河口船上 → 兵庫 → 室津 → 牛窗
 3日 4日 4日 5日~5月6日 6日 8日 14日 15日

→ 韃浦 → 蒲刈 → 上關 → 赤關 → 南泊前洋 → 藍島 → 壹岐 → 對馬 →
 16日 18日 19日 21日 24日 26日 28日 6月13日

芳浦內洋 → 西伯浦 → 泉浦 →
 19日 20日留船上 21日留船上

釜山 → 梁山 → 密陽 → 清道 → 大邱 → 仁同 → 尚州 → 聞慶 → 槐山
 22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30日 7月1日 2日 3日

→ 無極驛 → 利川 → 慶安驛 → 廣州 → 詣慶熙宮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朝鮮通信使往返路線圖（本圖依據辛基秀，《新版朝鮮通信使往來》，頁 64-65 之地圖製作。）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韓) 不著撰人，《癸未東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日)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韓) 元重舉，《乘槎錄》，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7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
- (日) 田中健夫、田代和生校訂，《朝鮮通交大紀》，東京：名著出版，1978。
- (日) 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4。
- (韓)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 (韓) 申奩用，《再造藩邦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 (韓) 申維翰，《海游錄》上，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
- (韓) 申維翰，《海游錄》中，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
- (韓) 申維翰，《海游錄》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
- (韓) 申濡，《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
- (韓) 朴粹，《東槎日記》，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1卷，東京：明石書店，1996。
- (韓) 任守幹，《東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9輯。
- (韓)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
- (韓) 成大中，《日本錄》，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收藏。
- (日)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
- (韓)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
- (韓) 李景稷，《扶桑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
- (韓) 李晬光撰，(日) 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
- (日) 法橋玉山，《太閤記》下，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輯，《物語日本史大系》第9卷，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8。
- (韓) 金仁謙著，(日) 高島淑郎譯注，《日東壯遊歌》，東京：平凡社，1999。
- (韓) 金世濂，《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
- (韓) 金指南，《東槎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
- (日) 長曾我部元親，《元親記》下，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3輯上，東

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日) 雨森芳洲，〈交隣提醒〉，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編，《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1982。
- (韓) 洪致中，《東槎錄》，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5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
- (韓) 洪景海，《隨槎日錄》，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6卷，東京：明石書店，1994。
- (韓) 南龍翼，《扶桑錄》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
- (韓) 南龍翼，《聞見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
- (韓) 姜弘重，《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
- (韓) 姜沆，《看羊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
- (韓) 柳成龍，《懲毖錄》，《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 (韓) 洪禹載，《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
- (韓) 高宗命編，《六典條例》下，首爾：景文社，1979。
- (日) 栲亭村瀨，《秋苑日涉》，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日本隨筆全集》第1卷，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7。
- (韓) 國史編纂委員會，《仁祖實錄》，首爾：探求堂，1971。
- (韓)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0輯上。
- (韓) 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京城府：朝鮮史學會，1982。
- (日) 湯淺吉郎編纂，《洛陽名所集》，京都：京都叢書刊行會，1915。
- (韓)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
- (韓) 黃屎，《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
- (日)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國書刊行會編纂，《續夕群書類從》第8輯，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日) 義演，《義演准后日記》，弥永貞三・鈴木茂男校訂，《史料纂輯・古記録編》，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6。
- (韓) 趙珩，《扶桑日記》，辛基秀，仲尾宏編集，《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録》第3卷，東京：明石書店，1995。
- (韓) 趙綱，《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
- (韓) 趙曦，《海槎日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7輯。
- (韓) 慶暹，《海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下。
- (韓) 鄭希得，《海上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

- (明) 鄭若曾, 《日本圖纂》, 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 《日本史料匯編》一,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2004。
- (韓) 鄭麟趾等纂修, 《高麗史》,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2。
- Kaempfer, Engelbert 著, 吳秀三譯註, 《ケンペル江戸參府紀行》, 東京: 雄松堂書店, 1975。
- Rodrigo, Don 著, 村上直次郎譯註, 《ドン・ロドリゴ日本見聞錄》, 東京: 雄松堂書店, 1975。
- Thunberg, Carl Peter 著, 山田珠樹譯註, 《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 東京: 雄松堂書店, 1975。
- von Siebold, Philipp Franz 著, 吳秀三譯註, 《シーボルト江戸參府紀行》, 東京: 雄松堂書店, 1975。

二、近人論著

- 三宅英利 1986 《近世日朝關係史の研究》, 東京: 文獻出版。
- 大隅和雄, 村井章介編 1997 《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國際關係》, 東京: 山川出版社。
- 大瀧晴子 1979 〈日光と朝鮮通信使〉, 映像文化協會編, 《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 東京: 毎日新聞社。
- 中村榮孝 1966 《日本と朝鮮》, 東京: 至文堂。
- 日光東照宮編 2004 《日光東照宮》, 栃木: 日光市。
- 田中健夫 1995 〈十五世紀日朝知識人の相互認識〉, 田中健夫編, 《前近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 東京: 吉川弘文館。
- 仲尾宏 2000 《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亂》, 東京: 明石書店。
- 仲尾宏 1993 《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 東京: 明石書店。
- 仲尾宏 1997 《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 東京: 明石書店。
- 仲尾宏 2000 〈洛中洛外図にみる朝鮮使節と耳塚〉, 仲尾宏, 《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亂》, 東京: 明石書店, 頁 230。
- 任東權著, 竹田旦譯 2004 《朝鮮通信使と文化傳播》, 東京: 第一書房。
- 伊藤幸司 2002 〈中世後期外交使節の旅と寺〉, 中尾堯編, 《中世の寺院体制と社會》, 東京: 吉川弘文館, 頁 274-283。
- 李元植 1997 《朝鮮通信使の研究》, 京都: 思文閣。
- 李進熙 1999 《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 東京: 講談社。
- 辛基秀 1999 《朝鮮通信使——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 東京: 明石書店。
- 辛基秀 2002 《新版朝鮮通信使往來——江戸時代 260 年の平和と友好》, 東京:

明石書店。

- 谷川一太郎、小川壽一 1933 《老松堂日本行錄解說》，東京：大洋社。
- 国史大辞典編輯委員會編 1994 《国史大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
- 依田熹家 1995 《日本通史》，臺北：揚智文化公司。
- 松田甲 1976 《李朝仁祖より寄贈せる日光東照宮の扁額と鍾》，松田甲，《日鮮史話》第2編，東京：原書房。
- 松田甲 1976 〈備後鞆津の福禪寺〉，松田甲，《日鮮史話》第3編，東京：原書房，頁97、101-102。
- 松田甲 1976 〈駿河の清見寺と朝鮮信使〉，松田甲，《日鮮史話》第5輯，東京：原書房，頁7。
- 松田甲 1925 〈博多と朝鮮人の事蹟〉，《朝鮮》124(1925.9): 90-91。
- 松田甲 1926 〈朝鮮通信使の江戸参向道中〉，《朝鮮》136(1926.9): 64。
- 河宇鳳 1997 〈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編，《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東京：山川出版社，頁67-84。
- 芳賀登 1986 《日韓文化交流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
- 姜在彦 1973 《近代朝鮮の变革思想》，東京：日本評論社。
- 姜在彦譯注 1974 《海游録——朝鮮通信使の日本紀行》，東京：平凡社。
- 孫承詰 1987 〈朝鮮後期実學思想の對外認識〉，《朝鮮學報》122(1987.1): 117-122。
- 崔根德 1998 《韓國儒學思想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
- 鄭章植 2006 《使行録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觀》，東京：明石書店。
- 鮎貝房之進 1986 〈朝鮮人の日本風俗觀〉，收入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滿鮮史論叢》，首爾：亞細亞文化社，頁115。
- 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 1986 《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滿鮮史論叢》，首爾：亞細亞文化社。
- 篠田統 1967 〈「種蒞譜」と朝鮮の甘藷〉，《朝鮮學報》44(1967.7): 216-219。
- 羅麗馨 2008 〈江戸時代朝鮮通信史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1(2008.6): 203-256。
- 藤木久志 1977 《織田豐臣政權》，東京：小學館。
- 藤岡謙二郎編 1981 《日本歷史地名辭典》，東京：東京堂。

Korean Envoys' Observations of Japan in Edo Period: Focusing o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dscapes

Lo Lee-hsin*

Abstract

Korean envoys to Japan recorded detailed observation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Japanese natural landscape such as terrain, mountains, lakes and streams and plains. They also described artificial landscapes, including famous temples, historical monuments, bridges, Kyoto, Osaka, Edo, their experiences of earthquakes, the function of waterwheels, and the usefulness of sweet potatoes, etc.

There were no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bservations. They made many records relating to Fuji Mountain, Lake Biwa, emerald green pines and bamboos along the way. With regard to artificial landscapes, the envoys made comparisons of the three metropolises, but the envoys' views on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grees of prosperity differed widely as they developed. Conversely, famou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were frequently criticized from a Korean perspective.

The Korean envoys often failed to observe Japan objectively, and their observations were merely partial and incomplete.

* Lo Lee-hs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words: Edo period, Korean envoys,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dscapes, Fuji Mountain, Lake Biwa